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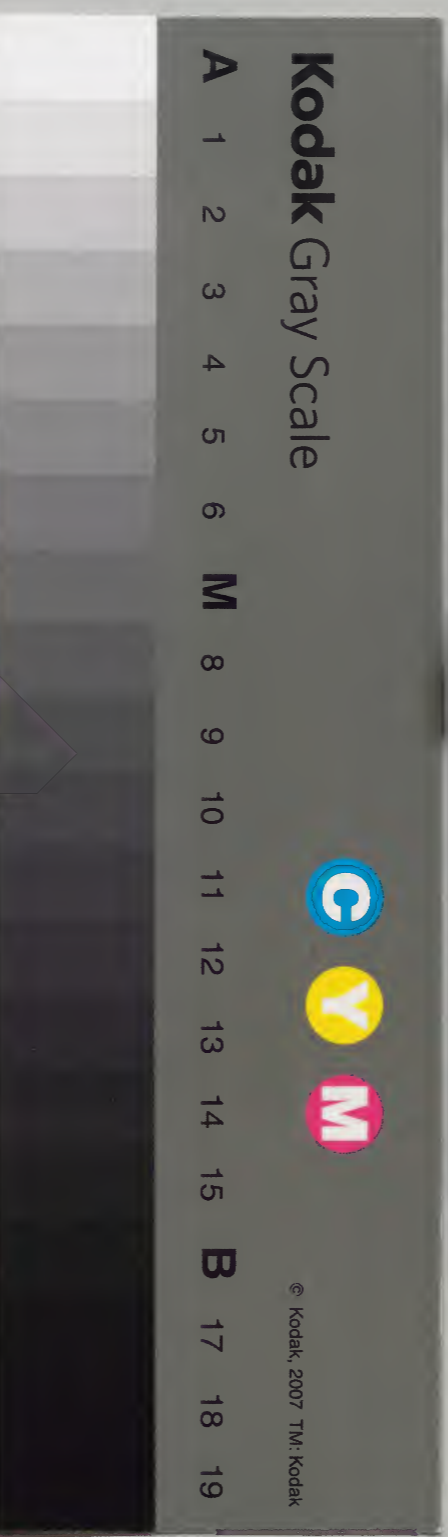
王遵巖集 十六之八



庫文閣内			漢書
三 一 一 架	三 五 七 四 冊	三 五 七 四 號	

庫文閣内			漢書
三 一 一 架	三 五 七 四 冊	三 五 七 四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4
冊數	16(6)
函號	317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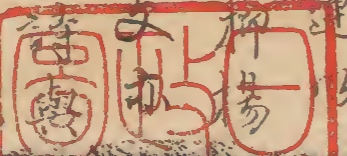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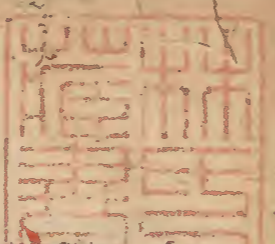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序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淺草文庫

自詩亡春秋作之言出於孟子學者始知春秋為繼詩
 而作王道既衰政熄澤竭而性情之正不復見於歌頌
 吟諷之間則褒善貶惡以存王道而使人心民彝不至
 熄竭無遺春秋不可以無作矣夫詩之為教主於誦矣
 刺非導善禁邪其義與春秋之褒貶不異惟其發於情
 性本於倫常末言嗟歎而下因以寓見乎風俗上因以
 指陳乎政理感動興起意味有餘而勸戒已著蓋盛時



厚和平
 言運
 慨
 筆
 非有
 有秋
 之氣
 味矣

卷之十六
 張文僖公詠史詩序

治古之史而春秋之文雖史其與人爲善而使惡者不得肆猶衰世之詩歟春秋之後代有史家其文則史而所取非春秋之義矣其不足使人止邪而向善有可慨者於是之時有能追上世來言之遺風得其不氓之意所謂誦美刺非以勸戒爲教者施之於史家之所記卽事以成章託聲以形事委曲宛轉文采彰施而節奏宣朗使歌之者可以上下數百載之間如貢俗之所採觀風之所陳奮廉敬忠惠之心而懲淫放叛戾之志豈不有取於名教而爲後世不可缺之言耶予嘗從張侯谷泉所得見其祖故宗伯文僖公詠史詩一編其詞致莊

重音旨和暢不爲險在苦刻則熙朝館閣之聲而指事寓教則意有獨至非徒役神於觚翰遊戲如詩人所長工於藻績物態嘲詈景光以資玩適而已蓋近世不可缺之言也觀其綜核臧否得失之歸推原成壞理亂之故確而不苛深而不察然後形容以闡其體狀斷制以正其條理上下數百載之間枚舉件係僅數百十而君臣事跡亦繁見矣其事則史之事其言則詩而其主於爲教則春秋所取之義孰謂絕筆之後殆二千年而詩之既亡其不氓之意所爲使人興正術而創佚思者反有存焉吾是以知詩之果不可以終亡也好惡大端惟

其出於學問講習之正則一言之微亦可不倍於經而有得於孔氏之旨豈苟然哉公由掄魁仕為翰林以潤色論思為職雖尊為宗伯當隆盛之朝主於禮樂文章以其不至於相未及斷國之政而澤未加乎生民即其考古論世是非好惡之嚴如此使其得政用之以致主謀國盡所以為臣者必有能充其所以是非乎古之人者矣公著作甚多其獨因是編而論之故序之如此云

顧洞陽詩集序

剛柔舒促淫濫泰約之變人之性術情好動於其中而美惡之形成矣因形而有聲而得失邪正之言所由以出人之居處有養而踐歷有習拘焉而不備則於物之變有所未嘗性情之動亦曲而不中羹藜含糗者固不可語膏粱之豐旨而飫於珍滋之豢者亦豈知蔬茹之有甘櫛風沐雨勞筋憊骨之夫孰知廣廈細氈安坐徐行之為適而雍容都雅墮弛其四體者與之談郊野道塗勤動之故則不省其為何佚樂憂勤之境士大夫居養踐習之所閱蓋有終身由於此而不適乎彼者矣故人之為言其出於剛悍苛促困濫苦約而無聊者必其閱於憂勤之所為而狎於佚樂之習養者常柔駑舒漫泰肆淫靡而不知節如是者莫審於詩又矣夫和平之

聲不聞於時而士大夫之能美其言者少也毘陵無錫
顧洞陽公好爲詩其學於古無所不窺而皆以資爲詩
詩日益工好日益篤雖晚而不倦積日之多其詩至千
餘篇可謂富矣約乎禮而不迫優於興而不放文質相
宣華實各得誦其詩不知其用意立法之至者亦悅其
有和平之聲洋洋乎其可愛玩而詠歎也公所居天下
所稱華潤膺厚處也故宦家而先世獨贏於財士之起
糠糲奮蓬藿惡陋鄙樸而崛興者非公儔也仕爲行人
爲郎爲郡守以至外臺副使彌尊顯矣其爲行人以諫
忤康陵繫詔獄杖之闕下僅而不死爲郡始爲泉州起
復爲虔州皆限帶嶺海荒阻險側崎嶇而詰曲又儉窳
鹵確仕所不樂往爲副使乃在珠崖大海島上亂巨浸
犯驚濤而後至其境毒霧育風炎癘恠焚之聚故漢所
棄地也身外跡遠有蠻夷雜俗之治事機合運而禍變
反覆畏讒慮患焦仡造次而不得休其嘗乎憂勤之變
熟矣生於佚樂而行乎憂勤所養不以勝其所習而所
習有以克其所養宜其爲言之美如此蓋性情之效而
非鎔鑄意義雕琢句律之所及也世有履憂勤而悴瘠
都佚樂而宴偷其性情不中甚矣顧妄意於公之爲言
又烏可以爲美乎公守泉時予新以迎婚乞歸及侍公

公詔以詩予方讀李杜詩未熟也公數數談建安正始之風予退而購魏晉人詩讀之然以尚少不能解其旨未敢有所請今乃得閱其集而序之信乎公詩之美蓋有得於魏晉也予序公詩獨論其性情之效以著其所以能為美者非苟然也然予固所謂履憂勤而悴瘠者雖能知公之詩而尤媿恨於不可及也

巖居稿序

巖居稿者吾同年無錫鴻山華君子潛罷翰林家居所著詩也丙戌賜第當今上圖治之始方招延茂異思與翊楚鴻猷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於是選其雋彥養之

巖與鴻山
公慎常愛
以陽六一惟
徹必寅梅聖
前詩讀序感

館中得二十人蓋其慎也子潛與姑蘇陸浚明袁永之通篇難橋李屠文升通篇難在選中充以才名最於同館皆吳人也會大臣異意正邪相軋之機未决朝議靡所定館中所養並除他官無復留者浚明求之又以譴謫久廢而子潛與文升最後乃由郎中改授修撰陸袁二君廢既久著書益多君與屠君以文學進用清顯為上左右顧問講讀之臣復善為詩歌而吳中之才雖或廢或用要為有盛名於時然文升竟以疾自免君亦繼以讒貶自疏乞休詞學之士反錮於右文之朝良有不可知者昔之以才困者往往挾持所能之過憑恃傲睨以干世怒而犯

以曲朽極有司
子長之教昌
益無之也此序
頗有其風矣
自許以此余
觀此文尤似
世儼祕演三序

神之所忌。故不有忤於人。則必有畸於天。而諸君無是也。君尤冲雅惠良。不以太智先物。厚自處而薄責人。有君子長者之風。而亦以不容嗚呼。其尤不可知也。夫未之文。升既長逝。惟君與陸君在耳。國論方明。論思潤色之託。宜無踰君。當有圖及此者。而君所為詩。顧洒然自立於塵壒情累之表。意象之超越。音奏之婁清。不受垢氛。而獨契溟滓。若木居草茹。服食導鍊。淪隱聲迹者之所為言。非世人語也。蓋其果於自廢。不難與世絕。無復有意於世用。昔日急君上。憂民物之志。悔其非計。而翊贊黼黻之盛。如浮漚噩夢。未葉而不顧耶。嗚呼。人方有意於君。而君乃自絕於人。其為蠶潔肥遁而不汚乎。其亦懷奇抱瑜。足已自好。怨而不怒也。予知是詩之妙。含藻發。擅長而成名。其所以自悅者。固其所以自窮與。雖然。士之得志於仕。顯融尊貴者。未嘗一日無於世。而半語片言。合乎古而可傳之人者。不輕使有之也。君雖以詩自窮。其又何憾。民物之事功。惟其無意於為之。迫之而後起。為之而必成。逸世自足者。人將求之。而有心於干世者。不得也。君豈終窮者哉。予既為此序。遂書一通。以貽陸君。共評之。當以予為知言也。

陳少華詩集序

有牙者多免
有病此強
高書古今作
家而文與
言可善

由漢而下為詩者多矣其人抵陵夸恣傲睥睨倨虐
挾能盛氣選衆物而犯一世或放浪詼譎剽輕不根喜
自佚肆脫去繩束而為慢侮世皆可狎而於人無足嚴
其憂愁壓迫懣憤無聊天地若無所容而人不可與偶
好為不平諷刺多然而善悲故能設奇託恠鈎深抉隱
窮四時之變而引萬物之類作為語言以道人情之所
欲寫而不能本有而不得以已者其詩之工徃徃極其
至焉雖其詩之工然亦以傲虐慢侮怨悲諷刺負世之
累有其材者固不免有其病歟余少而喜為詩以為文
之窮情極變引物連類指近而寓遠陳顯而寄微足以

感人動物詠其所志者莫善於詩其好之甚專治之甚
勤自顧其睢盱齷齪謹繩墨而蹈規矩於詩人之病不
一似之宜其不能工也人各有所受不能相襲勉而為
之卑氣騫質閑心緩性震掉而排擊之非其所習終不
似也故亦卒莫能工之乃吾讀陳少華君之詩心有異
焉君簡重修潔褻肅寬穆步趨衣冠頎然成德君子也
於人無所不愛敬發慮出政以臨其民尤恐傷之有仁
人之風於詩人之病非惟不似之乃薄不為也其詩之
工蓋余所謂窮情極變引物連類善言其志而足以感
人動物者也如余之愚苟無其病則於為詩不能副其

勤而足其所好猶復貪慕強勉幾幸似之終以不習而
 自止非能薄不為也余誠愚不足論然觀昔之為詩者
 皆雄偉恢闕絕倫特出之材猶不免有其病而僅能名
 其詩以見於世陳君獨兩得之豈非難哉余既盡讀陳
 君之詩因論而序之以志吾愧且使學者知世之為詩
 者固有無其病而成其材如陳君者也

碧梧軒詩集序

不得志於時而寄於詩以宣其怨忿而道其不平之思
 蓋多有其人矣所謂不得志者豈以貧賤之故也材不
 足以用於世而沮於賤貧宜也又何怨焉才足以用於

歎歎反西復
 孝傲歐文而
 信其神似與
 嚴居序同一
 感慨而機杼

各別

世賤且貧焉其怨也宜也言之所寄必出於不平烟雲
 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見者皆可怒之物寫而為詩皆
 不樂之旨是其人於中雖未宏而亦其情之所不免歟
 淮府儀賓上海李君士達蓋士之不得志者予從其子
 博士榕得請其詩讀之所謂碧梧軒集者也君於詩獨
 冲融寬暇而有和平之想豈其狎於王門之貴富漸染
 華靡玩習宴偷忘其所欲用於世者而魁傑崛宕之氣
 操磨鑠革至於化盡無所復存其怨耶將其安於時之
 不可冀命之無所復為放其志於事物之外以自釋而
 平其心也不得志於世者於有可冀之中猶萬有一焉



終不以爲不可復爲。輟其冀之之心。而渙然以釋也。今之婚於宗室之屬者。則絕其入仕之途。而欲有爲於世者。非入仕則無所用其才。君所遇既若此矣。雖欲不放焉。以自釋。又可得乎。不得志而賤且貧焉。其跡足以自高。隱約枯稿。偃蹇以見奇。齟齬忤觸。而洩越其芒角。其怨宜未甚。今見謂不得志。而亦爲名寵命數之所羈絡。入與庸庸者伍。而出無以自別於繁奢附倚者之徒。其爲鬱鬱而不可以居。殆有甚於貧且賤焉之所處者。亦何以自釋而能平也。嗟乎。今之託婚於宗室之家者。相娛以佚樂。競爲綺豔。靡腆而患於不足。狗馬子女之養。

畢給而喜爾。君獨深沉寂寞。畜其氣。苦其思。以託於烟雲水石。蟲魚鳥獸草木之間。極其陶冶雕鏤之力。與寒士爭長。尺寸如恐不及。是其心必大有所不釋於貴富之養。憤懣鬱積。决焉而肆於此也。孰謂君之心果能渙然以平。而其詩詞雖不怒。蓋其怨之所存者。尤深矣。予既觀其詩。卒編因序以發之。而以授博士君。博士以醇學篤行爲鄉國善士。而困於有司。竟以一經教授。尤所謂不得志者。其天性獨至。得吾之文。必將泫然出涕。不能自勝。以爲知其父之志者。莫予若也。讀碧梧軒詩者。觀於吾文。庶有以得李氏父子云。

用段敘事

下段論詩

不段悲其

窮而論詩

內復分三

項

沈青門詩集序

往予聞沈青門於顧東橋公談之不置以為江湖詩人
第一流也。出其詩卷觀之。卷中既多佳句。又工為行草
書。相與覽賞嘉歎久之而罷。知公不妄譽人也。是時青
門詩名已盛。士大夫折節下之。或忘形迹。與締交盟。且
滿海內。予始從顧公所知之。予則陋矣。轉徙宦跡數年。
斥歸閩海上。無由一見其人。今年冬。君裹糧南行。踰嶺
遊武夷。度三山。入清源。訪予草堂。彼此如舊相識。予所
以懽然於傾蓋之頃。以在金陵。顧公所閱詩卷也。君顧
謂斯行獨有意於余。再見則出其集曰。吾詩非得遵嚴

一言未敢以示人人。嗟乎。予喜觀君方窺其笈。冀見一
二而恐不可得。乃辱不請而盡得之。駢珠編玉。奪目駭
視。酌接之不暇。連數旦夜不廢。而後帙窮。何其快也。夫
江湖之人。羈窮自放。出於無聊。不繫之跡。雜味詩扶斥物彙。迂
觸景光。舂撞其鈎棘之腑腸。擅極工苦。驚人口頰。而施
諸廟朝。則見為瑣迫。傷劇而不可居。觀君樂府古詞。雜
詠遊適之作。近於工者之詞。其所處固然也。至於覽觀
京都恭覲。今上制度禮樂之鉅盛。擬為應制之篇。形
容功德。頌美披華麗而有則。誇而不浮。與學士達官雍
容司存。蹈巍要而毗清切者。競其體况。豈才之兼者。世

不以所處自為限。有與錢塘繁富明麗。江南一都會也。君生其土。而故少司寇省菴公之季子也。習其家學。資聞廣益。闕國家之光。而講中外政俗之變。亶亶有倫。非生於窘窶。崛側者比也。則其長於彼。而且兼乎此。有不足異也。予獨有異焉。君恂恂恭勅。風致藹然。其所為邊關諸詩。意氣激發。溢於聲律之外。如彈鋏。欲邀公子之車。歎戶必得美人之首。攝衣從虛左之迎。猶餘矜色。持槩招他人以軟。徐出謾言。又如睨柱秦庭。不辭碎首。燕市擊筑。髮上衝冠。使人讀之。馮軾而有擊轂之爭。隱几而有按劍之怒。抑又何也。豈其濩落無用。雖託以為佚。

而雄心俠氣。猶不能自釋。時時見於此。耶窮者之於詩。雖腑腸鈎棘。以艱拂工。苦擅能。亦資磊砢。駢之氣。以昌其詞。一日有引而置之在位。投筆而起。不難立當世之奇功。君知已盈海內。徒以為詩人而已。無復有意引君者。而君亦且病矣。斯落落磊砢者。將何所洩越。其亦日揉磨伏藏。終歸於澌化已矣。予叙君詩。既論其所長。以啓衆人之好。又慨其昔壯而今憊也。

丁戊山人詩集序

列莊之書。往往稱巢由善卷。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迺堯避舜。視帝位若塊已。觀者皆以為寓言。非事實。至近世。

隱逸高尚名流如仲長子光臺孝威何子平嚴光莊遵
梁鴻之儔班班見於傳記不以為無是人也豈不以天
下之富貴為大物重器而疑其所稱之誕也一芥之不
忍與瓊萬鎰百朋者同恡簞食豆羹之甘其饜嗜殆有
過於五鼎八簋之厚饗九重之尊固一命之積也彼能
遺世上之榮利而不顧雖以辭天下可也胡必近世高
士之有而莊列所稱之人之非有耶之人者所為惡彼
而樂此豈誠較清濁潔穢於外物而為棄取哉亦愛其
身之至嗇精葆神不欲以所養之重勞於事幾役於名
法為人而卑已也彼知有天下而卑已之為可惡故與
之以天下而不樂亦未知夫有天下而不與者其已固
常存焦然為天下而宵然喪之者乎此巢由之徒所以
為高而不得與於堯舜之教也后世高尚之儔情之所
出或異乎是擇所處之喧寂以為清濁計所享之醲洎
以為潔穢故棄彼而取此是不獨其所逃之世非唐虞
而逃者之人已難侔高於箕穎矣雖然滔滔者皆是也
而有若人出其間不亦謂之高士而可傳哉丁戊山人
傅君汝舟閩之侯官人也其才智文采足以得意於仕
進獨舍去而不好其舍之盡至於鄉井屋廬不復可居
而妻孥不足畜也斯人也倘有意乎列莊所稱之人之

所祿乎其亦慕近世高士較外物之清濁而為棄取也
高士之迹一也其才志所存非一也亦有才足有為志
欲為之屈於不可為歛焉而藏之也君所為慕於其人
之跡吾知之矣其所存於跡者疑未有以處之也由君
之詩觀之知有所處矣夫舉一世之榮利無足好而區
區吟咏之工不能忘君誠欲求斯名於翰墨之場哉亦
其才志所歛不可終藏而見之於此也且夫焦然為之
而常宵然喪之何必有天下者也有一家之臣妾至於
為邑為國其道均有在於是者君之所好既在於道矣
其跡乃若此其於化人之宮猶朝至而夕去之也余未
及識君而南衡童君好言傳丁戊之為人又刻其詩以
傳之南衡與君謂之同好偃然有一國之臣妾而焦然
為之君不以病南衡而南衡亦不以慙君則於予之所
謂其必有以證之矣因南衡索序丁戊詩畧發其端非
以招丁戊也

陸龍津詩集序

維陽陸君龍津少以異質有文名每出語輒驚其先生
長老治舉子業燁然著於一時有司試士君即收其最
等人謂陸君俯拾場屋俊選如地芥耳君顧不樂為舉
子業曰是拘曲繳繞者不足為獨好為詩陸氏世有詩

人以其學傳於家君與諸父昆弟相唱和長篇短什湯
詞險語更往迭來江左諸謝群阮風流不足多也君詩
益工文日益不著有司至試者鮮復錄君同輩見其如
此亦易視之君獨自得視衆人以舉業浮詞躡取聲利
者泊然如無也不少摧其意其好詩益酷晚乃從一官
捧檄書行數千里爲人之佐頽然處郡幕中上官大吏
皆所謂以舉子業得名據尊踐嚴君方當趨走伏謁跪
拜逡巡手板顛倒色沮氣屏得無悔前之爲乎昔唐以
詩賦取士士旣以詩賦收其科發身迺有增治經術者
方今號爲黜詩賦尊經術士亦必以經術收其科發身

然後習爲詩賦其輕重不同亦制使之然也然必收其
科發身後習爲詩賦者乃可以鈎譽射聲爲世所述其
不能收其科者雖善爲詩賦世亦莫賞也君之爲幕職
不以卑冗逆自貶薄修飭振迅趨功急事銳而不躁上
官大吏所以接遇任使之者異於他職彼所以待之異
者誠以君爲能官而已豈知其善爲詩若此哉君旣不
悔其前之好自喜其詩益甚雖在卑冗煩苦簿牒之頃
行役之次濡毫伸紙脰引吻呖鳴聲嗚嗚從吏走卒爲
之驚顧不曉爲何篇斷句落輒復自喜一日持其稿抵
余曰先生其爲我評之觀君之意豈非有感於世之莫

知而獨有望於余乎。余早歲溺於文詞，氣盛志強，勇於自信，往往為倫輩言詩妄肆。雌黃旁視，他人皆若無有。今方自創氣銷，志弛，見人所作，輒茫然却顧，知不能及。况如君詩之善者哉！身廢名辱，雖能知君之詩，胡能為輕重君顧，獨深望余也。余既嘉其好，又愧其意也。讀其詩，卒編遂序而歸之。

朱碧潭詩序

詩人朱碧潭君汶，以名家子，少從父薄遊，往來荆湖豫章，泛洞庭，彭蠡，九江之間，衝簸波濤，以為壯也。登匡廬山，遊赤壁，覽古名賢，捫遁嘯詠之跡，有發其志，遂學為

石潭詩想
可稱故
言其篤
如拙寫景
沈須眉生
動幾奪虛
以之席闥
龍門之奧

詩耽酒自放，當其酣嬉，顛倒笑呼，懽適以詩為娛。顧謂人莫能知我，人亦皆易之，無以為意者。其詩不行於時，屋壁戶牖，題墨皆滿，塗污淋漓，以詫家人婦子而已。貧不自謀，家人謂之曰：何物可憎，徒浣墻戶，曾不可食，其為畫餅耶？取筆硯投擲之，欲以怒君，冀他有所為。君不為怒，亦不變也。一日郡守出教訪，所謂朱詩人碧潭者，吏人持教喧問市中，莫識謂誰。久迺知其為君也。吏人至門，強君入謁。君衣褐衣，窄裋而長裾，濶步趨府，守下與為禮。君無所不敢當，長揖上坐。君所居西郊僻處，田坳林麓之交，終日無人跡，守獨出訪之。老亭數椽，欹傾

植竹撐柱。坐守其下。突烟晝濕。旋拾楮葉煨火。燒筍煮茗。以飲守。皂隸忍飢。詬罵門外。君若不聞。於是朱詩人之名。譁於郡中。其詩稍稍傳於人口。然坐以匹夫交邦君。指目者衆。訕疾蠶起。而守所以禮君如彼。其降又不爲能詩。故守父故與君之父有道路之雅。以講好而報舊德耳。君詩雖由此聞於人。人猶不知重其詩。覆用爲謗。嗚呼。可謂窮矣。凡世之有好於物者。必有深中其欲。而大愜於心。其求之而得。得之而樂。雖生死不能易。而豈有所計於外。詩之不足賈於時。以售資而取寵。君誠知之矣。苦爲閉關吟諷。凍餓衰沮而不厭。其好在此也。人之不知重其詩。烏足以撓其氣。而變其所業哉。君嘗謁予。懷詩數十首爲贄。色卑而詞款。大指自喜所長。不病人之不知。而惟欲得余一言以爲信也。豈其刻腸鏤肺。酷於所嗜。雖無所計於外。而猶不能忘意於區區之名耶。嗟乎。此固君之所以爲好也。君旣死。予故特序其詩而行之。庶以不孤其意。豈以予文爲足以重君之詩於身後哉。

五子詩集序

詩之爲道。誠深而其事則微矣。櫛字釘句。協比聲律。使其詞有足玩。音有可諷。亦事之微者也。宜非人之所難

運巖文集 另委曲學 以發揮義 學曾結

至。然名公大人有鴻烈偉業。章施當世者。嘗患不能往。往竭其平生之勤。爭工拙於片言隻韻之間。不克快其所欲。而野夫田父。閨人孽女。縱其貪慕憂思之所感。託類切物以詠歌其志。時輒造於精微。蓋其道之深者。寓於天地之間。動於人心。觸於物變。雖其轉喉掉吻。衝口肆意。而欣戚促舒。中挑外引。每與深者值。嗟乎。是亦怪矣。其事之微。雖當世烜赫巨力之人。不可以徒得其道之深。則匹夫匹婦。不勞而獲焉。茲詩之道。所以為深。而其事亦卒不得謂之微也。予性喜為詩。幸其材不合於世。齟齬以窮。事功無所表見。又天誘其靈。異於匹夫匹

婦之愚。於其道之深。偶有所明。間獨好採風謠。俚誦。察

見真機。以攷俗化。而驗性情。而田野閨壺之聲。未見有

值於道。如古國風所列。豈其流行於天地之間者。未嘗

泯滅。其動於人而觸於物者。則有時而絕。耶。意必有奇

節怪行。慷慨磊砢之士。不涉聲華。隱於酒奕。混於屠釣。

忿懟傲睨。相與作為語言。嘲侮風月。彫績草木。以泄其

氣而樂其心。則不泯之道。將於斯人乎。寄以存。乃今得

所謂溫陵詩社五子之詩。讀之。五子者。各有奇節怪行。

既無所用於時。而一其力於此。互相叫呼唱和。以為極

權。旁觀皆笑為狂謬。甚或加指斥。五子獨喜自得。不顧

也。予讀其詩。愛其於道之深者。有值焉。居常所意。不謂一旦得見其人。而又出於同里。歎此道之將絕。而僅有寄於斯人也。欲以其事之微者。語之。使畢其力。以追古作者之盛。五子不予疑也。予今所讀詩。皆五子初作。已可愛悅如此。誠畢其力。不怠以輟。其能追古作者。而侔其盛。予亦不五子疑也。予雖不合於世。猶出近名。寵稍汚利祿。直以早廢。因得久窮。尚冀斯道有成。如五子之窮。特甚。予安能極其所至哉。然予又以悲夫五子者之果無用於世。而徒以事之微者。成其名也。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六終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義則序

求嘉項甌東先生。取本朝會試及兩京十三省鄉試諸錄。四書程式之義。擇其文詞之美。而義不詭於傳註者。凡數十篇。評而著之。凡作者之意。所以然。與其體之所宜爾。疏剔闡發。爛然可觀。義之為文。其言不踰數百。而其首末具有定法。宜無所藏其變。由先生之評觀之。則其正。反。開。闔。抑。揚。唱。諾。順。逆。周。折。騁。控。張。歛。其。變。不。窮。而文之情狀。極矣。不徒使觀者悟而知向。思焉。而有獲。

此文一步深
步前段
言法後段
言理而精
共理者必進
于道不然恐
派於陷溺也

而作者亦復躍然自失。能自爲文而不能自言其文之爲如此也。噫！何其精也。其文如此而其義歸於不背儒先之訓解。以達乎聖賢之旨。而可以爲治此業者之法。故名其編曰義則。先生之學最爲明於朱氏之說。而得乎孔孟之所以言者。其爲舉子業。洗刷九近。探抉實奧。宜作爲程文以式後生。而其所守職事與試事不相直。不得用其文於程式。其所自爲文學者。別傳之耳。先生所至於職事之外。輒有以教學者。而黃生日煦。孫生振宗。實始從授此編而卒業焉。二生以呈郡博士紀君。博士以呈郡侯方西川公。曰：不當使治此業者人挾一編。

取。於是義則之編刻成。予覽其書而序之曰：射御小藝也。而泰豆其蠅。以名其身而傳後世。由得其理也。其視銜轡弓矢。若被服之具。食飲之器。而省釋於百步之正。先後乎二十四蹄之間。若食飲而被服。故可以閱壯老而不厭。事物之萬方。列乎前而不爲之變。而衡鞞之工。苦馬之駑駿。弓矢筋角。筈鏃之良惡。端袤。可以手揣而知。目逆而辨也。其語人者。法也。而所以能得其理者。惟精者。然後得之。彼所以習其徒於足目。使之行乎獨木之塗。承乎牽挺之錐。而驟駢不陳於側。侯鵠不設於前。蓋其未撫六馬。而所以馳之者。已具於足。未揖二耦。而

所以中之者已存於目故能總驂駢而不亂當侯鵠而不失是編也亦先生之所以語人者也是不亦題工苦駑駿之書而紀良惡端衰之策耶尤在乎精者自得之耳然吾聞齊扁之為輪也行年七十而不舍椎鑿其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非為輪也道也故其老於斲輪而不名為藝有精於是編者既得之矣尤宜以是觀之嗚呼是椎鑿也偃師精之以為淫巧而齊扁以為道故吾序是編既患學者之不能精而尤患其徒精也嗚呼此本亦先生之心哉

易學紀成序

古之得罪於君已失其位而猶不絕其官以摧苦戮辱之者必得險惡杳邈之地如韓退之陽山柳子厚柳州歐陽永叔夷陵是已其地如彼其人亦皆顛昧椎魯鳥獘而獸獮莫可與語者如對木石之居而從毛羽之群退之在陽山僅一區冊文采材質未有以動人者而數與之游不忍舍去子厚永叔得吳武陵狂生田畫秀才皆客游之士其拘陋寡獨若此宜乎人之不樂而謫君之所以為困也方其昔誠得地不惡其人有可與語者又當負慝含瑕畏譏防患其跡惟恐不幽閉其聲惟恐人之聞也安能與其人相講以樂以廣其學而昌其

說耶以三君子之所處有以知吾三洲章君之樂也君以名御史在職過直不為有勢者所容奪其職責授推官蓋所以摧苦而戮辱之也而君所得郡乃在莆陽莆陽文獻為嶺外最盛處視中州不啻加之其人皆可與語者其秀者尤好學而多文而君所以出非有罪過獲譴於上不待深畏謹防以自閉匿君於經無所不學而獨深於易莆陽之士於經無所不習而獨缺於易君廼樂以其所得為莆士講以補其缺君既與有勢者相失特困之嚴久不為徙於是所以為莆士講者得專以熟士之聞其講者亦洽以固其旨趣融通而文理成就非獨苟補其缺以具全經方與其素習而舊有聞者頡頏而起而未知其先後也方有勢者以事出君意君且不得其官有不安之心而無以自樂其愛君者方且為君有失而孰知其卒有以明其學以廣誦訓而成材美而收士作人之効從容於文法體勢之表若斯其盛焉君於是所得多矣夫豈有所失哉三君子於所貶地皆未有以教其人其地之人又以遠陋不足以知君子而陽山柳州夷陵至今猶道三君子者其風聲氣槩久而不泯也今君既有以教莆之士士皆好學而多文能言其君子而茲經之明日伸月引君之所道說於莆者其有

已哉

浩然堂問荅序

刑段述堂
作中段
述唐君主
敘事後段
乃及問荅
後以興學
聚為骨
後照應
一段映帶

浩然堂者。羅一峯先生書院堂名也。書院以祠先生而待學者。堂之命名。蓋推仰先生之能養浩然之正氣。且以示來學。使知所向也。書院之初。實聶雙江公以御史按閩。憲使郭淺齋公協議而趣成之。是時聘王一臞先生。張淨峯公主教事。學者彬彬興起。向風。予在官聞之。慕焉。比罷歸。走拜先生之祠。思與學者游。而生徒散佚。棟宇亦就墮圯。堂左有淨峯公所為記。石巋然在。讀之。使人有省也。學之難興而勝集樂聚之不可常良。有足

嘆者。壬子春。督學憲使朱鎮山公來試士。公立教於道。藝本末。知所輕重。其學講於雙江東郭南野諸老先生。間極有源委。校文之暇。輒進諸士以學。而一峯先生又公之鄉先正也。故畱意於斯院之廢興。親率師生謁祠。修敬。然後出坐堂中。為諸生講微言要義。紬繹闡揚。竟日而罷。聽者忘疲。莫不知正學之可為矣。公敕約諸士共學其中。又為推擇師儒中之最賢者華亭唐次梁君。俾專主教事。唐君既賢。而奉朱公之教尤謹。士皆敬其所業。羣居相樂。視向日興起之風有加。予以病自痼。未能往游其間。而欣幸嘉慕之情。竊有加於昔矣。父之友。

人有以答問一冊示予。乃唐君作也。閱之終編。則見其於天人理氣之端。性情動靜之蘊。義利邪正之介。鬼神死生之幾。禮樂和序之制。以至上世經綸之迹。人事應感之故。莫不及焉。每一發論。疊疊數百言。斐然有章。雖諸生俯首窓几。矻矻治經義者。使各出所長。猶未能及一二。而君所言。繁悉該貫。卓越諸生所問之表。信乎學足以為人師。而膺朱公之推擇。無媿也。予屢從唐君往來。見其意氣之高。趨尚之正。明於可否。慎於辭受。其才周於事。而行率乎禮。故律生徒以嚴。而不為虐。事上官以謹。而不為諂。誠知君之所處。以為師儒之賢。莫君若也。

也。而未知其學之所及如此。益可以為賢矣。前乎此堂之聚。其所講習問難。宜必有及乎此。未有著而為書者。則此編之刻。非但諸生得以人人挾觀傳講。而廣唐君之教。亦所以存今日之聚之樂。使不泯於後。而興起來者。於無窮也。許大正張存昭諸友來乞序。予固樂為唐君言者。况諸友之請哉。故序。

名筆私抄序

臨川曾元山公按閩之暇。閱境內圖籍。取其詩文之有關於風教者。命史抄焉。自唐宋及我明。前後作者若干人。凡得詩文若干篇。名之曰名筆私抄。公既自為之。

傑南豐文
不可復
辨。此篇
用直叙法
漸次說來

引以見其所取之意。間遣使至清源山中，以其編示禁。曰：其為我序之。公所以按閩防範嚴密，裁斷峻飭，有法家之長，而器度深宏，體要簡正，有儒者之風。閩人歷數御史，按治之賢者，莫公若也。意其操三尺以繩一方之枉邪，而激揚百職之濁清，以六條決事，幽無遁照，巨不失奸，宜其精乎法家之所治，而胡藹然有儒者之風也。及觀是編，則知公之學自有所在，而法家之長皆出於儒學之用，非如世之明察剛決，徒有政事之材者比也。閩事之載於編中者，大則山川之表會，州野之分畫，官府之建置，學校之興修，祠祀之秩文，而橋梁溝塗、臺亭

館囿、郵舍、障戍、廨吏之細，皆作者推揚發揮之所及。蓋一方之政俗在焉，風氣之淳薄，吏治之隆汙，民生之休戚，地方之舒急，財計之訕盈，人材之盛衰，防禁之完罅，何者不入於公之心。臨之再期，見於予奪勸戒之際，其亦詳且勞矣。作者之所悼傷、譏刺，則公之所戒而奪者，也。其讚誦、倡明，則公之所勸而予者也。作者之所載，若有以發公之智，而公之所治，若有以得作者之情，公之治，非有所資於諸文，而作者之文，不可謂無待於公。是編之抄，非直適暇裕之頃，博閱旁採，有簿牒之餘力，以廣涉泛，娛煩倦而已也。抑公所抄，雖取其有係於政俗

之教者先後七八百年之間閱採畧備而於學術源流
傳承之統尤致意焉蓋楊羅朱李四先生之言雖其非
為閩事而發者不在是編而尊尚推明之意將以見夫
同時與後來諸人之作皆嘗有得於是而必為四先生
之學之所不廢故得以其因閩事而作之文並錄而存
焉可謂多而不失其統雜而猶折以衷又非苟為好悅
而已也其既廢無所用獨好觀古人之言窺其大義微
意之所在而多用以資為詞章方追悔其所為求將有
進於是者而閩弱未能也因觀是編竊有感焉遂序之
以寄吾志且復于公以為何如也

兩廣總制軍門志序

帝王以無外為治聲名政教思際乎天地之所燾持而
猶病於力之所不得致禹征有苗南仲召虎平江漢皆
在荆徐之間則百粵之遠又可知也惟其懷之以德畫
為荒服文告所及而已後世力或足以致之而德下衰
故秦出五軍以開南粵其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
肯為秦由始皇之心利粵之犀象珠璣意不在民也斥
地闢壤斯漢唐之君之所用心其意雖不出於利之而
亦非純乎德故或畔或服不恒厥性繇三代以還得南
粵者惟漢文帝降附尉佗近於帝王之德而經制未備

兩伏波將軍之師誅伐蕩定功已高於帝王然元朔建武之君猶出於廣土之意宜其民不恆於服而輒繼以畔蓋五嶺所表荆楊之餘域爲德之所懷而力有所不得致者三代以前是也後雖力足以致而不純於德其迭有畔服之跡則漢唐之事可睹已吳晉不奄北土有事於南服尤勤以其偏安之統其事雖勤而不足多述有宋之南亦猶是矣我明啓土二廣嶺海之間治教與中州比虞周之所不能致漢唐之所不能懷兼制而得之於乎盛矣始遣都御史巡撫二廣並置或置罷不常其以總制重其權兼撫二廣而開府於梧州則純

皇帝朝所命都御史韓公雍始也自是以爲成制而授鉞體勢之隆崇賜履疆圻之遐廣視前世置尉建牧五管立使之制有加兵農吏士庶政所出寔總文武之揆而當陳常詰戎以垂本朝德懷力致久大之圖其經畧施設爲事非一今都御史栢州應儼菴公始自爲志是書旣成而有明至德大功自聳出漢唐追駕乎虞周之際蓋所以能服百粵而無畔志由不利其土之物有以懷之而戡遏攘拓之方其力至矣則虞周以來嶺海之間未有此書也昔漢馬伏波平女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駱越人奉爲馬將軍故事李衛公慰撫

嶠南所至震威武示禮義民遵其法不敢倍而步隲呂
 岱陶璜為吳晉宣力交廣績效尤著惜其不能為書載
 而行之後世亦其勞烈雖壯而風猷未裕與然文淵藥
 師立功於草創而步呂諸人僅為偏安之國之勲臣使
 誠有其書猶不足行於遠也公以文武全材鎮臨斯土
 有功於嶺海不啻兼是數子之勞烈而籌謀綏馭之暇
 智足以及此書其風猷遠矣且當有 明德懷力致之
 熙運以顯白其書遭遇之盛又非偶然也益贊于禹敷
 言存于虞書江漢常武二詩列之大雅虞周之美在焉
 簡冊寥寥詞約而義古公所為書事詳文繁古今不同
 可知也於以載有 明之美而可行於後則雖詳且繁
 其義固詩書之所稱焉在文之同不同耶某特論其所
 係之大者為序以推尚是書於漢唐之前蓋非虞周之
 間不能有也若其書之發凡記事可以見公功業之所
 在與學術之所至觀者當自得之

虞山奏議序

論列諫諍之風西漢為盛而賈誼劉向獨冠於廷然誼
 猶有策士俠夸之氣而向憂深慮至剴然出於醇厚諄
 復故讀誼之書蹈轢揮斥恢偉浩博驟若不知其所統
 而倫中體達條貫具備有非向之所及然挾恃所有睢

劉比虛

以賈自

嘉靖時

天下太平

大夫好

又名曰節多
言而或傷
於激世廟
英明每至
不能容納
局中反覆
嗚嘆寓意
良深

盱一世傲乎其無足當意。至於譏切世主。犯至尊之威。以快其論議氣勢之所極。而發其辨。其害於古者進言之理。亦不為少。而向無是也。豈獨其才使然哉。亦其年方壯。憂患事變之嘗試更閱猶淺。而剛心猛氣。未能以自伏也。如向之。於是深矣。故誼當盡下之朝。而不能自試其學。向生於諱諫之季。雖其不默。而尚不至於不容。亦其修術之異所致然也。苟二子者。易君而事之。向豈有不盡之憂。誼之獲罪受譴。當不可測。寧復長沙嘉惠之能承也。夫欲以其言決一時之利害得失。使必出於吾之所為處。已疑於掩在列之功。形衆人之不能。其大

者。乃當奪其君之所便。強其所不欲。而次及於將相之拜免。君子小人之進退。使其懇然動於忠篤。憂愛之純。如有所不得已。猶懼不合而雜之。以矜長濟辨之誇習。宜其有所不合也。果其有合而亦豈為盡於心哉。以誼之才。而其患若此。蓋進言之術之難也。況於後世之士哉。以吾所見陳虞山公奏議。何其有向之心也。蓋公於入仕。其肯已至。而世故物情之攬採練緝。既熟且審矣。其狷節勤行。苦刻其身以游世。如煅金於冶。漚管於流。鼓爍濯擇。窮水火之力。至於殺稗之。不存而後已。故苞藿之羨。綿綌之服。貴久而不變。誠以為其且吉而無勉。

強勸迫之意。既躬蹈人之所難。其持論主諫。常依於平。而有忠厚之風。至其有所劓刺繩彈。一本於誠心。怛切。非樂於攻惡發慝。以見謂為直。觀其言。知其心之所存。如此也。公仕於仁聖之朝。所言率已施行。視向之自竭於其君。而棄不見省。拂塞顛擠。以鬱其志。其心相近。而所遇遠矣。其始仕年方少也。學不足以達古今之變。不自知其妄蹤。而好談天下之事。盛溢之氣。方若百川。灌河涯涘。未形。漂浮而不適所歸。宜其見擯於絳灌之伍。獨公辱有以取之。至於今日。而後能知公之所以為言者。其中之所存。為有向之心也。公年躋八十。無復有意於當。精神卓然。立於物表。而憂盛世危治朝之臆。倦不怠。其與予往來。書具在。尤可以知公之心。雖其老而無所用。而不為衰改。嗚呼。茲予之有微於其時所以謂其近漢之劉向也。與。

胡公平寇奏議序

嗟乎天之於民。孰謂果不仁哉。以比歲吳越之寇。觀之山原。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萬室之邑。千家之聚。生育長養於其中。華廡繁盛。一旦蕩為丘墟者。不知其幾。彼蒼然者。是果何心。其亦不仁甚矣。然禦亂之材。已生於其時。如中丞梅林胡公者。卒能為東南定數歲之亂。

蓋天所預擬以待今日非無意而生斯人也孰謂果不
仁哉人知胡公成功之偉而不知皇矣明明之顧眄然
有屬公特代天以道其終不忍斬絕民命之責耳人物
盛衰消息之數天亦有所不能違惟其生才以擬其後
為可見其心而勝人之力亦卒有定矣予之論如此而
友人宰仁和許君子衡以所刻公平寇諸疏示余山中
且曰必得一言序之夫兵之為術倏陽忽陰出幽入明
動於天上而泯其運之樞發於地中而閉其往之門當
其決幾於心而授算以行雖腹心瓜牙之士奔走踪指
之下不能自愛其力而亦不測其所示之方蓋其謀之
而得為之而成至於計俘執訊之日見其得之成之之
效而其所以謀之為之之神在公尚不能自言況於奏
報章疏仰有祗嚴威睿之體而下有牽制格例之文循
守憲牒遷就吏議非但嫌於自叙功庸其心有所不敢
盡而用司存復逆之式以發揮操縱弛之機權於詞
亦有所窮而不得騁且夫用間出餌合於古之所謂奇
者妙用長策正在於此而最為吏議之所牴牾又烏得
形容其彷彿耶後有欲窺公善師之策而求觀於斯刻
恐無以異於諸邊帥闔凱捷之章而亦安能知公今日
得之成之之神如此哉故以文帝之世寬法弛禁號為

仁明之朝而魏尚上功幕府級少不合卒格於吏而上不能知也奏報之艱非徒今日患之矣趙充國老將知兵其在金城圖上方畧所陳便宜尚涉賸悶不發人意帝下其策公卿是非者半固意見之異亦兵勝之術書之於簡有不盡明也惟其深忠遠慮主於爲國立長久之利不急邊功不徇廷議爲有古名將之風後人猶得因其言而知之觀斯刻者其尚別有以求之庶幾得公出謀發慮之一二乎士君子當事成功世多日以臨職黽勉因時乘便偶然致之而已英雄豪傑之士見遠知微而絕羣之氣鷹舉虎視已與凡人迥別顧庸庸不能

識之耳素養前講無事而常爲有事之備遇險而奇見應變而智出豈偶然哉聞公早歲卽留意於兵在臺時方國家閒暇仕者多以豐豫爲樂公獨有隱憂預計今日之功信非偶然致之而已公嘗於衡岳武當山中逢異人所授語皆秘要謂公當以百險中立功取名予得之荆川先生云當不謬也予謂公之生乃天所擬以待今日之變豈虛言哉故書以遺許君使刻之爲奏議序

方氏族譜序

士大夫仕於時智足以濟於事情足以周於物雖其踈且衆而力足以及之與之同其吉凶之患退而考其行

見有序
以是王道
而法已止

惟譜法之

存親之

收族端賴

於此實士

大夫經濟

一本豈曰

今言

記以譜系

亦重條

志經暢云

以此文

通鑑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於家則有其同姓之親而恩禮有所不能及者豈其性
 之不至哉咎生於知之不遠不能原其所從生則其先
 世之名字爵諡年輩卒葬有茫然不能言况於追其不
 泯之冤魄精氣於冥漠之表以及其所欲慈之子孫其
 分布蕃庶能香不相逮憂喜禍福之殊宜其有所不及
 也。已降之世常有康濟之功而鮮惇敘之化士之生於
 其世不憂乎民物勞烈之難而病於宗親謹行之不足
 嗟乎近者不親不敢及遠而士大夫所及之反若此宜
 思所以易之矣欲易之未有急於知其祖之為可務者
 也。族之有譜蓋昔人所以推本由生綴屬方來而所以

言其祖者其術莫審於是而士大夫多忽焉則其於祖
 也不能知固宜。皖城天柱峯之下蓋方氏之所居其族
 指最繁而獨以同姓有恩禮著於郡中為名門以吾所
 知能有以及其宗人而使之知以恩禮相聯序者吾同
 年方君克也。君嘗示予以所為方氏族譜觀其書知其
 心於所從生最隆不以其泯然既亡且遠而遂與之俱
 息故其載之之詳繫之之久一指掌而死者若臨於其
 上陟降於其左右生者之長幼若同堂而處比肩接膝
 而坐行拜起於跬武一席之間油然之意可以觸目而
 興也君之所以能及其宗人而使之各有恩禮者非以

通鑑文集

卷之十七

十四

有此具也。耶。君始宰貴溪桐鄉兩縣。今為守於泉州。百里千里之地。有民而治之。其慈愛惠利之心。愷悌嘉樂之政。不啻父母之於子。如君所及之遠。可謂由近者親。其施之有本而出之。不倍者矣。嗟乎。世之士大夫。於同姓之親。有所未至。而智慮情款。足以及於人。其意氣之盛。才力之偉。有可喜耳。豈所謂康濟之功哉。由其施之。無其本故也。由譜之亡。而停敘之美。不見於俗。此士大夫之所易知也。由譜之亡。則無可本以為施。至其勤於民物者。而不足以為當世之勞烈。則士大夫之所難知也。是豈可以忽哉。故予序方氏之譜云然。庶有當世之志者。有興於方君。而知譜之不可忽也。

談氏族譜序

有世數之殫。而無原本之忘者。族也。故親有盡。服有免。而宗未嘗無別。是以君子小人之澤。論世則皆有斬。枝分派出。不可勝窮。而本於因生。所賜之姓。則統合緒貫。猶水與木。雖其分且出。而其為斯水之派。斯木之枝。固整然而不可亂也。其為小人與。則力分之卑。與情思之薄。宜其世斬而澤亦熄矣。由君子為之。則豈以世數之久而忘其所以為宗者也。前世家尚譜牒。名閑著姓。必有家譜。至其世儒。有以譜名學者。蓋去古既遠。收族之

目汎論譜
時次言談
八譜法之
善未推原
欲氏得姓
始此篇
與陳氏序
供得敘譜
一體

教漸失而上率下綴使亡者常存。疏者猶戚。其具亦恃此也。其睦敘悖至。篤天常而厚倫紀。非君子不能存。是心而亦非君子之力不能有此具也。無錫之有談氏舊矣。世有存譜。至先生始脩之。立法詳而著例嚴。有宗道焉。今中丞十山公復加裁正潤飾。而譜法無遺憾矣。所謂力足以具而心有以存。君子之所尚也。公脩行積庸以顯於世。方有社稷生民之事業。所以施於家者。其用意獨至如此。可謂本末不悖。近遠兼舉。非今之君子所能及也。顧猥以序譜委予。予觀其譜。既嘉慕公為不可及。又有羨焉。氏之得於始授者。以國以邑。所謂胙之土

而後有。足以系其所生之賜。姓實為最初而獨貴。至於字諡地鄉。相承轉命。則逾多逾卑。而離姓彌遠矣。談之為鄭。蓋以國得氏。方其以子列爵。見於春秋者。能知上古官名。見師於仲尼。由其先少昊之後。歷世有國。而亦世能言帝王之制。其氏已為最初且貴矣。而與談均以國得氏者。其後多改徙。貿置以唐虞之尊。陳宋晉魯之望。而地淆人冒。雖氏仍其名而已。不得其所以為姓矣。惟談之後。無地同而淆。人奪而冒者。由少昊以至於今。一日也。以其初且貴而的然可據如此。蓋氏之存於今之獨正者也。神明之胄。其澤長延。如濟之為源。或伏或

微必見且行。不放乎海不已。其至於今日而有十山公之盛固宜。傳曰。公侯之後必復其本。公當之矣。而談氏之子。姓其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序

萬楓潭先生譜其族原所始。徙自鄱陽。當宋之盛時而詳其事。則自有元以及我明之世。蓋信其所知而不爲誣也。譜成念族姓之繁。不可家藏。人挾則必有不得見。譜而忘其所從來。與所由分者多矣。非所以厚敦睦而興禮義也。刻以爲編。使人得有其譜。而萬氏之子孫。雖世世逾多。無有不能知其祖者矣。此先生之大有功於

萬氏也。其所自序。則退托其成。譜之勞而推本於父。桂亭公祖慕筠公與西族松竹主人。儆齋二公。又先生之孝之讓也。刻成題曰。南昌二溪萬氏族譜。南昌著其邑也。二溪則其居地之號也。由鄱陽以來。南昌卜東西二溪而宅之。故南昌有東西溪萬氏而一祖也。先生之學方行於時。進用顯融。以施及天下。固有日矣。宜其志存乎事功。心營於民物。而所以貽厥宗謀。以爲禮義興起之本者。其用意至而爲力勤如此。是可謂難矣。二溪之族以萬爲氏。萬盈數也。命物之多以萬爲九。遯九之始以一爲首。由一而下分布衍別於其間。不知其幾而後

至於萬反而歸之歸萬於千歸千於百歸百於十而一者夔然獨立於其初明者觀之非獨有斯一也而後得至於萬而茲萬之多莫非一者所斲之位苟悉乎明者之所觀良可命萬爲一故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失其宗二溪之孫子殆數十百推其盛之所極不究於萬不止使皆知溯一而求之則禮義之行不待教誡期約而自勸矣由是一祖也以有萬其子孫此其係乎天者固先生之所望而非其所能爲也使是有萬子孫也而皆知有其祖在乎人人之篤倫敘而厚恩紀此固人之所宜爲而先生之所欲與族人勉之者也倫篤而恩厚則人將有必於天而天且不違乎人其爲繩繩振振而至於萬又出於人之所能爲也吾由此以知二溪之族之盛果不至於萬不止也先生乞序於予久未有以復也請以是復於先生其以予言爲可哉

雙節冊序

絃歌詩書之教不設於閨幃而婦人之智無稱於問學講習之間然嚮善蹈美敦行不怠以脩所性之倫非智足以及之則不能以有明而決其所往故潰防數常之內多見於人世其有傑然卓異克修內教者皆性而能之而非明之所助也夫其瑾耳藩目窒機竇而塗僞孔

顓顓之固芟芟之良不涉畔羨之途而獨全其所秉之醇懿寧獨無賴於明蓋出於未有所知之助也故其志行貞履契神明而質天地有士者智及之所不能其反視而深愧之者又多矣智之果不足貴有如此夫西蜀內江蕭氏一門陳李二母之節有為著其行事傳於人人閩士轉相傳覽吾因得見焉蓋所謂性而能之者與夫二母所以自修其教於內以全人道之常既已遺耳目之覩聞誘於神聰天明而行其醇懿之秉況於事跡之流布名氏之昭揭尤不足以淆其顓顓芟芟之初而薦紳先生方始昌言而侈述之惟恐名氏昭揭之不

事跡流布之不遠不亦異耶予謂耳習目惕之聞見固不得謂之真知而未能有助於敦行者之所往然圖史鑑戒之蹟諷詠美刺之言以漸次復熟人之視聽乃古人之所不廢而因以警發其將散之顓顓回斡其已去之芟芟率得免於潰斃其所助亦不鮮於世二母之節果不可不使無傳於人人然則妙繪事之形容寫之圖冊極末言之節奏被之聲詩史不停模瞽不絕誦使家習而人傳之猶病其不廣而烏足以為異斯冊所著夫猶有古之遺薦紳先生其亦不為彌於文而枝於言矣夫不由所知之助以正其行成其名而其行又足以

通雅文集 卷之十七 三
禪教輔俗而發他人之所知二母之事其可敬也夫其
可以論而序之也夫

題海上膚功卷後

余所作凱歌十二首乃古饒歌騎吹曲之餘音節龔厲
意氣殺伐方蒐獮講閱計軍實而陳武事之時急笛清
笳鞀鼓交作吹而奏之亦足以盛介冑之氣而克揚戎
伍之色容若夫諸生之什則古之學者游於庠序觀飲
至獻馘之成作為歌頌以侈其盛蓋雅聲也以置其間
厥甚不類諸生多辱與予游者必欲書之然仲尼刪詩
而秦人駟鐵小戎無衣之詩與列國之風並存惟其出
於性情而有合乎禮義則或為怒猛或為寬柔皆足以
被之絃歌而有以動人者然則置余之作其間亦不為
不可有善觀者當不以諸生之雅而棄余之厲而憲使
柯公方兼總文武之事以為職雍容禮樂之談而常有
嚴戒軍旅之備其於是詩攬取而雜用之軍中樂作神
閒意暇徐而聽焉介冑之士徒資以盛氣而發容公之
所聽必有以見其怒而不失節者則余之厲要歸於雅
而已既書是詩遂序于其後

道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贈郡伯金鑑濱公入 覲序

人臣之功嫌於自列故有曲詞以隱賢貶已以晦美其
義所以居謙處巽而為長者盛德之事也義有不出於
此者敷陳所以明職論述所以闡猷則質言直已而不
得謂之伐此古誼也唐虞之書所載君臣問對之詞蓋
可觀矣命之以位則遜勉之以職與事則或詳敘其勞
勤或不揚其風休而未嘗有自列之嫌故禹敘治水之
勤而夔揚作樂之休使悉其勤者知其為之之難歆其

休者繹其致之之自所以存誠儆示奮作安焉而不忘
享之而不怠雖謂之質言直已以明所職其於熙亮天
工翊襄至治之道廣遠而精微矣彼所謂大臣也交脩
默化於一堂之上獨幹陶鈞坐論道本其功不在於職
與事而義猶出於此况於處下僚守遠地獨以職事自
靖爲獻者哉 國家裂土爲郡縣置之守宰而寄以元
元之政責成委重視他所置吏其意獨隆故守宰之職
與他所司不侔制爲朝覲之禮以親之使三歲而一來
同將以考其在職之任與不任以爲幽明之實而加黜
陟焉嘉靖三十二年適當其期而惠州郡侯金鑑濱公
當行郡守之職兼有禮樂刑獄水土稼穡虞衡之政侯
之學旣素明而才又能兼惠州之政無不備舉實能推
明 天子安民之惠致于海隅其功之協於職厥有可
言者矣今入覲之制攷論職守以揆敘幽明之意雖近
於古其親諸侯會羣后之體則實不類其以職來同者
皆聚於考功執簿書課醵集而旅謁鴈序而前行功過
決於泯默不可測之中對揚敷述之美藐乎未之有聞
今 天子蒞阼之乂化成而不倦方且闢門四達覽察
遐遠竭索天下之情以作臣庶之勲庸來同之僚不患
無難乘之會而惟患無可述之績金侯茲行親逢盛會

在郡之功又厥甚可言宜以職自獻使明目達聰之所
聽聞窮盡海隅幽隱而不蔽於近則存兢兢之念而起
勉勉之思道久化成益綱紀而靡怠荒未必不在乎此
其義主於獨明所職遵遠地小臣自獻之誠而其道與
古之大臣熙亮翊贊者合然後退受考功之牒還赴治
所以終安民之惠豈不偉哉晦美隱賢託於善謙能巽
欲以庶幾長者之風非吾所期於金侯也海豐尹王君
一貫族子也以職事事侯奉令承教得以寡過嘗謂於
侯有臨長之分而又有師保之益數千里寓書委予序
贈予既久在下風竊有所慕重爲族子私德故爲此文

寓王君使持以爲侯贈

送郡侯方西川公入覲序

欲天下之治奚繇哉治郡與邑而已裂天下之地以爲
郡邑而與之以民郡邑治而天下治矣分土與民既多
置吏亦廣而人之材足以爲治者每病於不足舉天下
之大而材足以治一郡一邑者錯居於其間盈十而一
二得焉亦可以爲之治彼所謂一二者錯見於郡邑則
郡理者有邑弊之憂邑良者有郡否之患邑良而郡否
固其勢之所不能及而非其責之所任也名爲理郡而
憂於弊邑則所謂理者猶苟然耳郡理而邑弊者導之

則可諭威之則可做其不然者去之爾未見良邑之能
易否郡也且彼良於邑而不獲理郡者寧獨不能易其
否也形阻勢奪文苛而體撓將有不得爲其良者使其
爲邑於理郡之屬充乎其有可恃之志沛乎其有得肆
之能而郡之理由以益明是欲天下之治治郡而足耳
舉天下之大裂千里之地以環境者殆百數而以其郡
理者錯於其間則天下固亦稱治矣今天下守令每以
三年朝于京師使各以其所爲郡邑者自列于上因核
其治否而廢置焉蓋將以責天下之治於斯人而考之
之法宜如此也是歲泉州郡守方西川公當入朝吾所
謂理郡者泉州是也公於爲郡先之以德而職業事功
嘗使其屬交勉以自見不沮其氣而回易其所守邑於
其下者莫不皆爲良蓋其志充然其能沛然惟恐不爲
郡自力而不知其足以爲長以自見也導之而已矣無
所俟威也郡所統七邑得自達於天子而與郡俱入朝
者四邑耳其不得專達附郡以通者公固不掩其所長
且將爲列其所以治邑者以告于上此公之心也邑良
而獲理郡無阻奪苛撓得爲其良者蓋已幸矣又將因
郡以達而其功得爲上之所考其又幸也方今守郡能
以其才自爲理者不爲少也成其邑之才以共爲理且

不掩其功而務使有聞焉惟公能之他人不能也德化
邑令緒東山安溪汪瑀永春羅汝涇皆不得專達者請
文於予以送公故喜而序之

送朱肅菴明府大人入覲序

古今之變而禮爲之不同亦各從其宜與先王將親天
下之建國而賓之以朝覲會同之禮使謹其時効其物
以修上下之交而五服之地三等之爵各以其職如王
所而玉帛車馬良器好賄選國之所有以貳繅藉備庭
實非獨致其嘉美腆重於一人而已退而與王朝之公
卿大夫士以享覲之禮相接則束錦總乘介賓之所振
有司之所左右牽以告其私而克其發氣盈容之所薦
雖不至於傷德沒禮其於貨幣固已盛矣揆此義以施
之今其可行乎哉 國家以職業事守勵天下之有司
照臨之以德而昭示百官以輕財之指尤嚴於先王之
所以賓其臣者每三歲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以職入
覲一出於綜核功敘辨論官材以明爲民置吏之意而
物土之獻不干其間其義固已少異於古之所以親諸
侯者則享覲之私自非其時之所宜之禮而豈有司之
所得行哉仕者徃徃有溺於俗而不知自審顧欲行其
所不得行者上之人常患其然至重爲法以禁禦之

蓋古者以百里千里之國而所以待朝聘之齎用皆有
所具可以籍於天子其以私為覲故貌足以稱其物而
不為忤而能愉乎於其色蹠乎於其容而為君子之交
際而其禮又上之所設以待其有事也故可得而行也
今之有司所以具其物者當何取哉則有蔽毀所職之
守以具此物而已其陳之而色慚奉將之而容沮屈豈
其少也又上之所禦也而仕者欲行之何哉是歲吾邑
大夫朱肅菴君當入 覲不持一物以行而獨以職業
事守之可告于 上者撰次其實以待考論君清修謹
塵潔已以立本而忠信明決施於求民之惡歆為之違去
聚而與之無不用其情吾知其功叙熙亮官材備修足
以自克而無忤若圭璋之可以告明信也君猶以不能
行今之所行者為歉曰非敢有惑志於斯然不知者其
毋以吾為好異而尚簡也予因為述古之誼與今之制
序焉以送之以決君之志曉夫溺於俗者使知朱君之
所守亦猶行古之道非誠有意於求異而務為簡者也
於是朱君遂垂橐而行

送明府宋仲石先生赴召序

可以施於其民而後可以行於其君此議道之方而君
子之常守也將有以動之而示之以無可惑將有以禁

之。而。率。之。以。無。可。間。此。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上。焉。以。行。於。其。君。其。亦。可。矣。不。可。明。也。姑。狗。其。習。而。誘。之。而。使。向。方。不。可。強。也。勉。因。其。情。而。導。之。而。使。從。事。此。亦。其。施。於。民。而。可。者。也。以。是。而。行。於。其。君。其。亦。可。乎。吾。不。知。其。可。也。有。可。以。施。於。民。而。不。可。以。行。於。其。君。此。制。用。之。宜。而。君。子。之。所。當。辨。也。今。之。仕。者。其。得。施。於。民。而。最。便。者。莫。如。縣。令。其。得。行。於。君。而。最。著。者。莫。如。言。官。始。仕。為。縣。令。而。善。於。其。官。者。召。而。試。之。而。以。為。言。官。蓋。信。其。施。於。民。者。之。可。而。將。責。以。行。於。其。君。也。是。歲。召。推。官。知。縣。於。天。下。郡。邑。得。四。十。人。閩。中。獨。得。吾。宋。侯。一。人。焉。噫。可。謂。精。

矣。侯。之。為。縣。能。不。以。法。勢。逼。制。其。民。欲。以。心。諭。意。寤。使。其。訢。然。自。勸。而。惡。色。疾。聲。不。以。出。已。故。尤。樂。與。民。傾。盡。不。為。匿。械。畜。機。以。深。備。而。巧。摘。凡。有。所。為。諄。諄。曉。語。不。厭。煩。複。惟。恐。其。心。腹。之。不。暴。於。民。而。民。之。不。共。見。之。也。其。苦。於。自。奉。憚。以。利。見。汗。常。謹。絲。粟。一。芥。之。末。一。服。食。之。細。不。以。苟。費。一。力。役。之。微。不。以。輕。用。探。之。無。不。可。見。之。端。而。質。之。無。不。可。告。之。跡。此。所。以。施。於。民。者。也。持。是。以。事。君。吾。知。其。有。可。行。矣。蓋。聞。之。君。子。之。欲。有。為。於。上。下。者。皆。先。取。必。於。其。身。其。身。之。可。必。而。其。所。以。為。之。者。下。焉。而。為。治。則。不。敢。取。必。於。其。民。上。焉。而。為。諫。則。不。敢。

不取必於其君何也。民有不可使知而君不可謂之不能也。然而下焉者易陵而上焉者難犯。世之君子固有
力足以拂民之好而快於必遂而守難於矯君之慾而
至於為狗誠使易地而施之豈不交適其可哉。然彼力
遂於拂民而守失於矯君者非其辨之不明而不知其
不可也。敢於拂民者其動之必有可惑而禁之必有可
間以其可間者禁民而民不敢非以其可惑者動民而
民不敢倍由其無可守之道而徒有必遂之力也。而豈
為可以施於民者哉。如是而行於其君宜其無必伸之
守也。然則非有其可者亦烏足以辨其不可信有其可

矣。則於其不可者果不宜以無辨也不虐於下者斯無
所畏於上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貴
之可懼。恂然嫗煦如恐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嬰雷
霆震擊之威而抗萬鈞覆壓之勢。吾所謂不可者非得
斯人亦烏能辨之。宋侯是也。其人與。

送史大梅君應召序

今之仕者所謂政事之勤勩可知已。俛首朱墨之間日
出坐堂上左律右牒群吏環擁鴈行以進盱不得食勞
不得休日決獄幾何歲徵賦幾何牘有可書之功庭有
可記之蹟顧其塵容俗狀拘迫齷齪而中乾外強翰墨

之游適不知爲何物雖時去其四境而宿芬餘垢猶縈帶於輿馬之下峰巒之奇秀泉石之恠幽過焉而漠無所覩吁亦俗矣間有一二好事之士矯其爲彼而以吟詠之藻績爲工登覽之意况自足然情高韻遠而踈於臨聽非惟不能免於苛譏峻督而滯獄逋賦亦何以自爾其職也所謂不俗者其失若此而彼又不免於俗豈不難哉以吾所聞松溪尹史大梅君蓋能異乎今之仕者矣君以奇才起東南藻妙擢發出於靈誘而維揚故東南一名都會也古文異書家而有之君皆得繙閱其間六經之元本莊老之玄虛屈宋之悲悼史漢之雄深宋齊梁陳之艷靡泛涉而該獵之東南一時綴文之士鼓行竹素之場倡和推挽必有君在焉未登第而文名已盛行於中朝竟授松溪人莫不謂非君所處且恐君之未有以宜之也君在松溪百廢具舉廩有餘粟園無淹人以政最獨冠於諸縣而時出其芳標逸致於山水佳勝之頃一觴一詠絕去俗吏之態其才之兼美如此頃者璽書下徵蓋以風憲需之者也夫文章之士如漢嚴助枚臯司馬相如吾丘壽王登金門直玉堂優游親近陪後車之乘出入芬華可謂榮遇然群臣面折廷諍只稱汲黯漢武亦憚之與諸狎昵宴遊者不同君之才

視嚴枚輩不知如何然不得預於文詞親近之列今以諫爲職其得爲汲黯時也君尚以拾遺補過爲忠務爲朝廷之所憚而無羨於嚴枚輩之寵也哉

送韋室唐公應召去將樂

有民而治之而民治以治民之職事上而上獲此士之在下位者之所欲而亦非其所難也而明善之學在於是夫善之明而可以誠身其學至矣天精天粹之盡而神鬼神帝之微言之所不能致思之所不可強通而可陳之法有述之跡皆其麓且外也其實顧在乎治民獲上之間然則政教戒令儀章軌物誠性命太始之物鬼神見象之器至於最早且細如金谷之權量桎梏之用脫以及唯諾之恭跪拜俯仰之勞莫非精粹之所神明世之能治民獲上者馳騫以才力淬礪以意氣謹名檢以立操詳文法以追責則可以爲賢矣其離性爲用舍學以言政蔽非一日也子思得孔子之傳者也其言疑道之學道其中庸盡其精微以致廣大極高明洋洋乎通於天地蕃乎萬物而細入於經曲千百之中大哉道也而其實乃在乎語默之節其語足以興於有道之朝而其默足以容於不可有言之世此所謂君子尊德性之實學也昔之學者講焉而不明有辨之明者而非實

有諸已也華亭唐常室君為將樂期而政通三歲而民和與人作誦賢聲四達以職臨其上者莫不推誠相與倚以事功莫有疑且沮上獲民治士者之盛也吾未知其於性明否如何已卓乎稱賢於今矣今召而入試於銓司將以諫職與之也語默之用於人酬酢講習無適而非是其用之大者為謨謀而著者為諫諍唐君進而立乎本朝以諫諍為職君子之事是君也必有美惡焉而將順匡救之不敢後不得默焉而居其職也夫能為語默者君子之學而使之為語為默則有係乎時而非君子之所能自為也使君子以默為容豈時之所宜有哉大臣之從事於尊德性之間學而毅然以疑道為責者吾知其為華亭徐少湖公也公進用尊顯方有輔理成化之任必能使天下有道而仕者不以默自免矣君行矣其將何所言以興於斯朝哉

送江西憲伯汪西潭之任序

眾人之望與賢者之疑孰得哉其位未至可以有賢者之疑而不可以無眾人之望其位已至可以有無眾人之望而不可以有賢者之疑方其備度僚克外臣有不可易之職與不可踰之法一毫之不取一介之不受而人服其為潔矣一發言之不輕一舉事之不苟而人信其

此與宋
序俱以韓
原道原毀
宰相書諸
之章法行

蘇氏之議論

贈送之文大

如濃麗敷

初如此清真

可幻真為

小構美

遺獻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為謹矣。然而賢者疑之。曰：職有所不必守而可以行道。法有所不必存而可以濟變。何皎皎而為潔也。其為避。詢而養名耳矣。何認認而為謹也。其為遠罪而寡怨耳矣。及其都巖廊。據其瞻。有所宏闊。以汎應。則取焉而不為貪。而人訾其跡矣。有所寵駕。以旃行。則權焉而不為譎。而人駭其形矣。然而賢者知之。曰：苟可以行道。而非有愛於其利。則詢有所不恤。而胡為是皎皎也。苟可以濟變。而非有便於其私。則罪有所不辭。而胡為是認認也。二者果孰得哉。無衆人之望。則賢者何所用其疑。賢者疑焉。而後衆人之望彌重。惟其積衆人之望。而後為

賢者所不疑。之為。則其為之也。固為賢者之所知。而亦可以無駭。且訾於衆人。今之位已至。而能為賢者所不疑之為。其誰歟。其亦道無可行。變不能應。徒為私與利而已。烏得謂之汎應而旃行也哉。然則非其有皎皎認認之素。亦未可以汎應而旃行也。新安西潭汪公。蓋吾所謂其人矣。不取不受。以明潔。而人信之矣。不輕不苟。以致謹。而人服之矣。由前之位。積衆之望。吾不敢以疑汪公也。今為廉使於江西。其去巖廊亦近耳。職有不必守。法有不必存。吾將有望於公矣。徇衆人之所望。而守前之為。吾且以疑汪公矣。其為潔也。果以遁譏。其為謹

遺獻文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也。果以逃罪耳矣。有可行之道。當難應之變。不務信已。之志。圖當世之大功。為賢者之所共知。而好避衆人之所訾駭。是為皎皎然而已。認認然而已。豈吾所望於汪公哉。

送郡伯俞蒲山擢河南憲副序

秩直二千石。九筵之堂。施黃以表觀。熊設於軾。隼建於旗。畫野履封。囿其民於內者。殆方百里。聘享賓際。禮服之具。皆備。慶賞利休。刑誅譙馘。以飾喜怒。明威德。無所不得。克乎體。而溢於氣。此非卑官也。非獨如此而已。有所善而求之。切令之。而民夕以從。有所不善而非之。夕

禁之。而民朝以止。政足以適乎其心。而功足以協於其

效。畜世用而急民憂之君子。使得擇官而仕之。宜必此

乎。處矣。今之仕者。不得自擇官。誠使得擇而處之。未有

肯樂乎為守者也。其為之者。蓋天子命之也。命之而得

其賢。政足以適其心。功足以協其效矣。則有敘遷之寵。

陟拜之階。謂所以揆其政。而異其功。為賢者勸也。果其

賢也。其仕也。以行志也。其志也。以為民也。如使政不能

適其心。功不能協其效。一旦而去之矣。政足以適其心。

功足以協其效。是有以及於民。而達其志也。終其身焉。處之可也。今一有賢焉。則汲汲而遷之。以替其政。而易

送郡侯遷
推未免作
去思語却
從難易循
長制不盡
吾處說來
仙腐寫新

法

送郡侯遷

卷之十一

十一

劉本

其功其果足以勸賢者耶其行之已久其見之已熟一
 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失賢之誚必逮其上矣非獨然
 也一有賢焉而遷之不亟則賢者亦且自疑以為不得
 於上矣夫命之以為守者非必人人賢也幸有一賢焉
 而當遷之亟是不賢者常久於民上也為民置官者固
 當若此耶何其久而不思變也吾郡伯平湖俞蒲山公
 拜為河南按察副使公賢者也然其遷之亦不亟矣公
 未嘗以此自疑而失賢之誚已流及乎上蓋至是而誚
 上者方沮公當行矣民之從善者將怠而不力遠不善
 者將玩而不革矣適心之政輟而不圖協功之效遺以
 待思公其勸之新命而輕釋舊邦乎抑猶有不然也公
 其行矣予故論賢者所以擇仕之本心而今之勸賢者
 其制未得以諗于公惟不忽而存之他日在天子左右
 預於更制圖治之事其必有以變此矣

送郡推葉素峯序

韓文起法
 有吏於此有號於都縣郊鄙之民曰之吏也賢莫不從
 而賢之曰吾樂得以為君以號於國邑鄉遂之士則莫
 之應也之吏也其施舍法戒足以為政矣然而未及作
 人也有號於國邑鄉遂之士曰之吏也賢莫不從而賢
 之曰吾樂得以為長以號於都縣郊鄙之民則莫之應

也。之吏也。其聲光意氣。足以厲俗矣。然而未及附衆也。鄉遂之士。專而陋。故常逖聽而從風。國邑之士。則能覩形而見意矣。都縣之民。辨而廣。故能順事而捷。而鄙之民。則常守原而待孚矣。故吏之得民也。常易於都縣。而難於郊鄙。其得士也。常易於鄉遂。而難於國邑。其於得士與得民也。又有不能兼者焉。彼其不應者半。蓋有應之者半矣。然而不應者之半。猶不勝其從者之半也。是亦足以爲賢矣。今有吏於此。號於民曰賢。而國邑鄉遂之士。應之。猶於民也。號於士曰賢。而都縣郊鄙之民。應之。猶於士也。此段以士民兼得見其賢也是可不謂之充賢乎之吏也。士民咸賢

之矣。見此段有問於民曰。若之君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民莫不以爲然。如有問於士曰。若之長誠賢矣。其將峻陟而大用矣。則士未敢以爲然也。夫其賢也。所以可峻陟而大用也。而爲士者。莫之然何也。夫其賢也。豈能舍職而徇時。違道而媚上。營已之私。圖躬之便哉。必且秉禮以事貴。然而樂諛好卑者。嫌之矣。必且明憲以禦疆。然而亂法暴禁者。害之矣。貴者之所嫌。然而民愉其生矣。疆者之所害。然而民利其業矣。民愉其生。民利其業。然而躬失其便矣。如是。則可以峻陟而未必陟。可以大用而未必用也。此爲士者之所知。而民之所不知也。

葉素峰公之爲推官於吾郡也三年矣。有問於予者。予應之曰。峻陟大用。舍公將孰與哉。以其得士得民之賢信之也。竟枉授知州以去。都縣之民相與駭於市。郊鄙之民相與駭於野。曰。吾之君誠賢者也。而不峻陟大用。士相與語於學。於塾。曰。吾固疑吾長之將以介蒙。詢以直獲罪也。今果然耶。予聞民之駭也。固與之共駭矣。聞士之云云也。嘆曰。予之前識。乃不士若也。雖然。詢以介得。又何愧矣。罪以直招。又何悔矣。不悔不愧。雖不峻陟大用。又何憾矣。况未必不峻陟大用也耶。公行矣。能無慨然於余言哉。郡邑師儒程君敏庸。黃君紹文。輩皆賢公而駭之者。也。故次予言以歸之。使書以爲公贈。

送邑侯羅夢樵公榮擢之任序

羅侯夢樵爲永春之三年。政成譽起。方以考績之請。請於監司部使者。邑人留羅侯甚切。不忍其去。當路廉知民情。檄侯勿行。將踰一歲而侯之政譽聞於朝久矣。吏部陟侯爲上石思州知州。報至民猶以侯之留請於當路而竟不得留也。則戚戚以怨州亞郡也。知州尊官也。品秩章服之貴。申大夫也是。明陟之典而廡仕之階也。民之欲留侯者。但知適已之情。國家用才進賢。有不得爲一邑之人私也。邑之士知侯之行之宜也。交以爲侯。

賀復請於其師來乞文以送焉民之怨非不樂其陟也欲私其惠也士之喜非速其去也知公其用也均之爲愛羅侯者也然侯之才明瞻敏肅以之當繁冗應劇難無不辨者而永春山中之邑也事簡務稀不足以盡侯之用今之陟宜得繁劇要鉅之地使益展布其未盡之力而又得上石思州也其遠且僻殆甚於永春豈用人者未盡知侯之才也抑必有意焉今天子端拱無爲而心通乎八荒之徼域方嚮意親民之吏倚以共理之功比日申教訓警之嚴不絕於制詞其意可知也百粵之徼雖古荒服之域而天子視遠如邇以萬里爲一

席之地非但心思周之而耳目聰明所照燭不異堂堂階序之間也周其地則愛其民愛其民則尤重共理之吏故雖遠僻之州如土石者而吏部猶必擇侯以往也君其可以遠且僻忽之而不深加之意哉且上心之周則於陟明之典尤不吝侯之往益展其才積勞累勤有功德於民不患譽之不起也繼此有陟必有明於此者而撫仕日躋非但今日所蒙之典而已侯其懋哉

送唐次梁先生之任上猶序

資格之法久矣論治者皆病其不足以甄汰庸鄙而反以阻格奇俊絕特之才然卒未有能變者謂其法猶有

可據守以免於捷出蹊行之患而可用之才亦未嘗不
因之以序進故久而莫之變耳世豈有其法而無其利
者要爲不足以盡天下之才則法之用窮於是矣雖不
可遽取而更張之而小小通變化裁以爲異才地胡不
可者蓋士之以貢發身者始上於春官薦之 天子臨
校其業然後分試之於諸曹久之就銓部之籍而從政
焉其不入銓而輒乞爲郡邑弟子員之師謂之教職則
不得通乎銓敘之籍而以教終其所閱之官此之謂資
格也其格旣久爲師者畫於道途之所至而局乎畛域
之不可越銷銳挫精日復一日可用之才遂不復出於
其間而資格之守益固而不可解孰知夫人才之不可
盡其奇俊絕特超乎其類者千百而一二有之如華亭
唐次梁君是也於是之時唐君雖不以儔伍自命而世
之人固以其類命之矣予方竊爲君嘆有是才也豈可
終蓋而閔是格也亦終何所表見哉一旦吏部以異才
薦君擢令南安之上猶予於是慨然有感於心知世尚
有差疆人意之事雖小而可以占其大也資格之法非
特用於貢也上而科目甲第下而書佐小史皆有格焉
而尊冗清濁要散佚勞之殊各以品目流限取之於上
與之者不得不與而居之者以爲無所不宜居苟以掄

材度德之義揆之則宜尊而冗宜冗而尊慎其正敘而清濁要散勞佚之所取莫不皆然豈所以盡天下之材之術而猶守之以爲不易之法耶由今日所以處唐君者推之則化裁於未能遽改是法之中必有大可觀者予不及知而可以類求也天下之才將拔滯振幽揚翹舒英次第以出受上之爵祿而興起民物之事功矣故予於唐君之擢有感焉唐君教泉州能於其職其美善多見於予之他文矣故贈君之行不敘君之美而特爲資格之說君尚赫明其美自盡其才之所用建立事功而益取上之高位爵厚祿以伸予說爲天下之士倡焉豈不休哉

送陳南郭先生擢古田學諭序

先王之制詳於爲民立師而重乎其立之也故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術有序於國有學莫不有師可謂詳矣然所立以爲師者皆嘗以賢能爲民所興倦於仕而不取勤以政者乃使爲之大夫爲太師士爲少師閭里之細猶以國之老臣爲之師其立之如此其重也故於其時苟其德足尊其道足樂者莫不爲人師德未足尊道未足樂者莫不師於人夫其師之重也非有可樂之道可尊之德則不得立乎其位無有侈然自好而求爲人

轉摺
供中法度

師者矣。王制失師職廢士始。自以學相師。於是有忘其
不足而好爲人師者。記曰：不聞往教。蓋謂夫人莫之師
而欲師乎人者也是。所謂好爲人師者。彼其好爲之也。
亦不知其職耳。誠知夫師也者。師其道也。師其德也。道
德之不足而敢侈然立於其位也哉。今世凡官於學而
以教爲職者。皆謂之師。而上之所立也。然則立於其位
者。苟其道不足。樂德不足。尊亦有所托以自解而免於
求爲人師之責矣乎。君子之仕也。雖其任之以事。猶必
量能而後入。今將隆之以道德而命之曰師。顧不量其
能曰是上之立我也。而冒焉據之。其可乎。甚哉世之失
也有任入以事者。必度其人焉。曰可乎。其任事者猶恐
而畏焉。曰其將不勝乎。苟有以師立人者。則無所不可
也。爲師者亦無所恐且畏。以爲皆可以勝之也。何其異
於余所聞耶。余見今之爲師者多矣。其不爲冒焉據之
者少矣。此余所以深有慕於南郭陳先生也。始余未見
先生而知諸士之尊且樂之也。曰是必有道德者也。及
其見之也。其退然藏者不可得而侮也。其澹然守者不
可得而厭也。信乎今之有道德者也是。可爲人師者也。
非所謂冒焉據之者也。宜乎諸士之尊且樂之也。先生
方且益脩其德。益進其道。常恐而畏曰：吾何以爲人師

也嗟乎余見夫不足以據之而冒焉不恐且畏者矣未見夫道德足以據之猶恐且畏如先生者也先生由泉州訓導擢爲古田教諭其僚皆爲先生賀而請贈言於予如先生者奚往而不可爲人師哉奚士而不尊且樂之哉予何以贈先生哉

送林龍湖先生之任河池州學正序

事不得乎其職實不愜乎其名君子愧諸終日處乎其所愧而不忤於心非其憤然悍然安行而疆拒也未嘗以其職者協其事以其名者隱其實事常匿於其職實常遁於其名誠以爲足以據其職而無不効之恐都其名而無不符之憂則何愧之有如是者世之君子筮仕入官者之通患而吾以爲尤甚者學官也學官之名師也其職教人者也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冒焉而處之者皆是也問其官之名師也問其職教人也問其人則學之不知道德之不立也直冒焉處之而已方且偃然當之以爲彼無所不足於是官也方且苟然就之以爲彼猶有所不屑於是官也吾將舉其職而稽之徇其名而責之使脩其事而後得居其職克其實而後得有其名彼且瞿然四顧惕然內歉走避之不暇而敢以偃然苟然乎哉嗚呼事實之不著而名與職不足以愧夫處

之者之心於是今之學官始爲士之困於進而倦於學者偃休之遽廬其置其廢殆無損益於得失之數而不爲世之冗員長品蓋無幾矣人材之不得成世道之不得隆其不以此哉以予所感於世如此苟有不悞之君子出乎其間雖不及見猶將聞而慕之况於得友其人相遊之歡而相講之篤哉今龍湖林先生是也先生學乎孔子孟子之學其道旣明其德旣成如是而爲人師吾信其無愧矣人材之成世道之隆蓋深有冀於先生而先生其亦嘗以自覈耶士之講於學者鮮通乎道而成其德者未有聞也豈其職分而不專其於事之修猶有不副乎其意哉然則先生之於是官充其實以有其名則可以無愧而修其事以居其職亦不能以無憾耶今去而爲河池其職專矣有先生之實而又得修其事人材之成而世道之隆其必自河池始而諸生之事先生者方且悵然其師之去悼前日之怠而作其今日之勇先生之講猶存則於明道成德不爲無助不必在先生之側而先生其終可以無憾乎故余爲諸生述其意以贈先生併以爲諸生告云

送陳員溪先生之任永定序

潮之學自二楊先生首聞王陽明公之說於虔臺薛中

離先生繼之開端倡始發新論於久蔽之際伸特見於
群駭之中風傳響應講者日多當時東南楚越之交盛
爲王學者莫如紹興吉安獨潮之風不下於二郡可謂
盛矣林龍湖博士顧數數爲予言海崖陳先生之學不
在楊薛下第久失於有司以章縫自老言論風旨不能
傳遠海內士大夫鮮有知者龍湖真得海崖之傳者也
龍湖由泉州學訓導去爲河池州學正予方以諸生失
明師爲恨龍湖曰代者揭陽陳員溪吾友也向學敦行
吾夙所敬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師員溪至果如龍湖所
稱而員溪亦言海崖之學如龍湖乃知潮學之盛非獨

由賢科通仕籍如楊薛以後風承響接諸君之彬彬而
老於庠序終不一遇如陳海崖由庠序積累僅升於禮
部爲貢士如龍湖員溪者皆聞道知學君子也可不謂
盛哉員溪嚮意斯學孜孜一念匪朝伊夕精存神注未
嘗斯須舍是而他有所爲顧處駭蔽之時隤然居上下
之間不欲以學自名如莊生所稱古之真人不雄成不
暮事惟其狀義而不朋而已故其與諸生言惟吾信者
則與之諄諄講切其不信者不強以聒之也方龍湖教
泉時毅然以學自任諸生之不信者猶爲之諄諄竭盡
不以其藐於聽而倦也員溪之所處自必有道抑其時

遇之不同耶然諸生之不信其言者亦未嘗不慕悅其師之行誼篤而恩禮洽退而無敢有間也居久而譽隆永定之命固吏部嘉其賢而用之也均之爲教而所得之職所往之地視今異矣其職之專可以無嫌與遜而偃然當之負溪又將何所諉也其地之陋人方爲負溪憂其乏材吾不謂然士之富於浩博之耳目而侈乎繁郁之文華者徃徃外驚他分而難與言至其聞見狹而材藻不足以自飾則本實不斷誘知淺而習染輕與之言也常易予將見負溪之學之明於永定也諸生宜無不信者其有不信負溪亦諄諄然強以語之務使皆喻於吾之言而後已庶不孤斯徃也哉

送邑博胡北丘先生之任序

山谿川谷之限封疆遼絕劑尚乖分至於舟車之力有所不及聲音言語不可以通而卒能聯貫混融遠邇若一者學之道行乎其間也經術之爲學者事其亦著矣治經之學由漢始盛專門名家殆且數十誦說講論各有其書而諸經之師遂以自名徒衆傳習不能相爲尚齊義者則擯魯訓念張文者則斥趙解中原數州之大政事謠俗猶東西鄰而經學所治背馳刺謬若持秦矛以攻越人之盾惟恐不相勝也於是朝廷爲立其學以

官肄之而詰難掎擊方起於膠庠靡泮之上力匱息竭
斃而不肯已吾不意典冊之爲干戈狴獄講究之爲矯
虔諍訟而紛爭之起於經術顧若此也今天下同軌學
校之政命於一人而行於四方士者雖各得以其聰明
用之於經而不敢爲異說以誣一抔徒成黨之事不出
於經術亦可謂一矣顧其說雖不敢爲異而能精其說
者徃徃連十數郡之廣百餘年之間而僅有其人焉吾
晉江之爲周易學者最名虛齋先生諸生既有所宗依
以爲說而吏部所除來爲師於是者常媿其學之無所
宗多爲諸生逆詘其說而北丘胡先生以安成名家講
於周易得其先世諸父之學粹乎與虛齋相表裏諸生
獲聞師說盡喪所挾退然自知不足得先生一義一訓
懷以相寶如新有聞閩楚阻隔嶺海之所限帶而先生
合弁通徹不徒深領舊傳而特有以發其新知予於是
嘆當世文教之一經術之同先生之能專其業而不爲
爭端異乎漢之以經自名者先生分教泉州久之吏部
知其賢授德化縣教諭德化蓋所謂僻陋之邑舟車之
力艱而後通吾知其邑之士不以封疆劑尚之乖絕而
能聯貫渾融以趨於經始於今日由先生徃爲之師也

送盧玉田公考績去漳序

通篇將儒
學吏治說
得抑揚開
合正大嚴
密之文

儒學吏治之盛莫如先漢。然觀史傳所載儒林諸人，皆以講習誦說論古昔，究經訓，各專所長，自名其家。其出而居官，不過諷議敷對，施於開導潤飾而已。其有聲於政，以循良著傳者，則能勞來綏定，擊斷剗裁，為民除患，苦起事功，績業章顯，在則有紀，去而可思。至用以推揚奧言，辨折名理，則戚矣。自儒學與吏治異用，而窮經之士，見詘於事，任職之吏，負耻於文，其已久矣。故以蕭望之之學為世師，而出治三輔，猶曰試以吏事，望之意殊不自得也。黃霸之賢為中興良吏之首，至於獄中有聞，而後知讀書之可貴。蓋晚而受經，其他可知矣。彼皆有

務實之心，疆勉之力，以成其能，致其用，雖其偏而不兼，而儒學吏治之效，見名為盛，然以彼其盛，猶有不兼之病，是亦可不謂難哉。予論人於今，而得盧玉田君。君於為政，不一其美，予亦不能悉列其事。若置世數之先後，而語治行德教之要，與漢所稱循良，吾知其不愧。且有加矣。其於經尤精，甲乙異見，前後殊解，皆旁稽多識，會通而擇其可，確守所是，以定一家之章句，不為乖雜所惑。蓋老師之明經者也。君有蕭太傅之直剛廉簡，黃穎川之祥厚敏慎，儒學吏治又兼舉而不廢，一信可為難也。他日為相，必不以未試於事為上所疑，而臨大事決

通篇將儒學吏治說得抑揚開合正大嚴密之文

大議有可據之誦說當不為讀書之士所驚然君以其
 盡心於政而干譽之術疎據理守經而趨時之意泯遠
 守一郡政成民信迨茲五年矣而知之者蓋寡方將涼
 踽獨行抱其在郡之課告于考功氏而未可必其遽有
 合也此誠非君之所卹予於送其行也重有感焉故特
 於序致意云耳

尹良齋公獎異序

凡有可言者必待乎能言而能言者尤必得夫可言者
 而為之言然後其言信苟欲信其言則得夫可言者豈
 不急於待乎能言者哉余少不知道而喜為文辭竊好

為郡大夫作
 又却雅本
 立以之旨
 命意極高
 笑滿口祝
 相都無矣
 義吾名取
 微上矣

言之名於世世之有待乎能言之事往往見於余言而
 吾郡邑之大夫功烈操行卓偉明著可言者宜不少獨
 少見於余言余之有事于四方也賢大夫之在郡者或
 不及知其知之或已舍此而去不知而強為之言則誣
 已去而追為之言則矯余之不得有言於諸賢大夫者
 豈不亦有所可恨哉而心欲為之言恐以終不得言為
 恨者尤莫如今良齋尹公夫所謂能言者非徒善其文
 辭而已是非好惡信乎古而合乎道不徇時為取舍也
 余嘗持此以講當世之人其好古而守道者莫尹公若
 也古之道勞乎民而不謀於利慎於職而不愛其力故

其敏於從事，憊筋苦骨，啓處之不遑，而不敢有怨其約於奉身，惡衣菲食，妻子無以自贍，而不敢有悔若尹公者。其豈有愧於此道乎？公澹泊自守，無境內之交，邸閣蕭然，閉關固，鏑餽不至，其門常饜藜，羹糲飯，衣不文綉，在郡久之，移孥還家，嘗退食，獨處蕭條，環堵如僧舍，郵亭一物無有，終日不聞人聲，早起晏罷，急上之令，而振民之功，雖祁寒甚暑，矻矻不廢，據案而輟，飡對牒而假寐，其勤至矣，而不思自休，蓋嘗歎北門北山之賢者，貴爲大夫，而居處之艱，至於室人交謫，而不知所濟，經營之勞，至於盡瘁，執掌而靡事，不爲以公視之，蓋何如也。

然彼兩賢者，咨嗟怨憤，咎乎人而責乎天，雖其從事之敏，奉身之約，而不見其心之所安，公誠發於中，持之不變，未嘗有幾微怠悔之意，其去北山北門之大夫遠矣。此余所以好公而欲爲之言也。而惠安尹何君謁余曰：公以賢受知於部使者，檄公之賢以寵公於群有司之間，曰此廉勤之吏也。夫廉者是余所謂勞乎民而不謀其利者也，勤者是余所謂慎於職而不愛其力者也，余之取舍知信乎古而已。使公之賢不聞於上，余方據古而信之，其聞於上者，又章章如是，公之効見於事者，久而賢著於聞者，彰將去此而踐休顯也。余旣息乎四

方之事知公於在郡而及其未去雖無何君之請猶將
勉為之言况其請之勤哉是以備而序之苟有未知公
者觀於余言則可信矣

通守少華陳侯榮獎序

又作兩段
一起一應
日是常法
刑段插入
獎之之人
後段插入
目已別有
巧法導嚴

道無所不通而事各有所宜自智効一官材宅一命等
而上之至於任天下之重而撫四海之衆其心思之所
措耳目之所營皆必有事析之有其緒而置之有其方
論之有其數而課之有其蹟故夫推讞辨折聽詞稽貌
而為刑獄訓輯整齊除器比伍而為甲兵羸縮舉廢節
量出入而為金穀施之有可揆之物責之有可紀之功

云獎勸序
可惜題目
只是如此
其文亦自
有法有古
人體但惜
以此法為
題耳

則莫不謂之事然而有所以為之者矣其主之有本其
推之有權動於幾微之際者不可知而著於應感之變
者難以指喻是其所以為之者所謂無所不通者也其
事宜其道不能通是為吏之守也其事宜其道通是君
子之用也如是而聽詞稽貌除器比伍節量出入則可
以為治刑獄甲兵金穀者矣然而或進於君子之用或
不越乎為吏之守豈非其為事者同而其所以為事者
有不得而同耶嗟乎今之為吏者有宜於事以善其守
罕矣君子之道孰從而進之今之察舉乎為吏者有覈
於事而辨其守亦罕矣有進於君子之道者亦孰從而

知之。以君子之道之難進。而進於君子之道者之難知。則今參知梁公之獎別。駕陳侯。何其兩遇而相得也。侯爲通守於吾土。固以金穀之事制其職。侯非獨宜其事。蓋能通乎道者也。且夫歛之而數盈。戒之而期致。是善於爲吏者之所能也。盈其數而民不匱。致其期而下不勤。非爲吏者之所能而君子之道之所及也。陳侯之治金穀。其事則爲吏之職。其道則君子之學也。君子之用於世。行不得過物而賈其長。思不得越職而獻其功。陳侯之受獎於上也。則宜以治金穀而已。而梁公之所以獎侯者。非直以金穀而已也。其詞也。寵之以爲吏之守。其知也。察之以君子之心。修乎下者。非有援於上。照於上者。不至失乎下。如二公者之兩遇而相得。顧不盛與。夫侯之善於職人之所知也。上之以侯善其職而獎之。亦人之所知也。善於職者進乎道。獎之者知其進乎道。非予莫之知也。故因郡邑師儒之來請文也。而論之如此。

賀南安令唐婁江獎勵序

徵爲令者之美於民。其誦詠蹈舞翕然戴之。如或恐失。吾知其賢也。徵爲令者之美於上。其褒異嘉嘆。隕然任之。不復有間。吾知其賢也。民之得失有常。而上之好惡。

靡定執其有常之機以求得民而應靡定之好惡於是
有違拂牴忤藂在上之猜忿以危其躬而後可以不得
罪於民是則爲民所歌詠蹈舞者未必皆得嘉異於上
也徵於民者存乎我可以無所不得徵於上者存乎人
有遇不遇於其間寧獨如此而已夫所謂民者固亦上
之民也不得於上而後可以得民則其形勢之所格禦
文法之所拘攣不得於已者必多其及於民者亦鮮矣
以其如此爲令者蓋有以明其苦刻卓鷲以犯上而要
民之集其及民也鮮而取譽也著吾將何徵焉又非獨
然也夫所謂上者固亦民之長也皆長之而皆治之德

之不一心之不孚精神之乖隔而意氣之背馳徒持其
苦刻卓鷲以爲明已之地而自鮮其及民之澤烏云有
不遇實爲令者之未至焉爾蓋有處其至而幸其遇如
吾唐婁江君之在南安豈非吾之所徵而慕者哉君爲
南安好以德化摩揉其民導之於相收養必以本業教
之以爲父子兄弟必於孝弟忠信其倚刑辟以爲威事
鉤箝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有不得之伏漏
失之科由其剛決明哲發於仁義故慈祥而不爲弛修
潔而不爲迂用其求瘼去害之誠以開籌畫起事功而
百里之封情僞赴於一堂千年之利計慮始於今日民

之詞詠蹈舞洋溢旁皇藹蕤行路之謳謠可采而記也
君之爲吏有以得民如此尤不自伐其治而思與守長
同心合德勞之獨任而事出於交脩力之專成而謀本
於叶贊其惻怛懇至方將融乖隔爲和同反背馳爲推
挽而守泉州者又方侯西川純德君子也虛心盡下而
恭已以責成氓然遺去知名勇功之累獨執體要以先
一時之有司推其意將使不職者奮悖德者興而况於
南安之賢上下之間相與交勉如家人父子不知有形
勢之拘間文法之牽繫君於是益得殫其力而不愛其
勞其惠民之事甚多其最鉅者履田度地以平一邑之
虛稅跋跋阻深崎嶇迫阨靡朝靡夕芟草而舍橐餕而
食而不以爲病侯爲之出教下南安若曰盛明之治九
牧率屬以阜其民太守牧也得率列邑之屬以共阜民
而南安之令克副攸率求民之康太守雖愧蒙成實嘉
與共享平理賢令宜思所以休節勤苦益宣令猷以終
民惠一教之褒何足以爲君榮而心孚德一之意藹然
可見何其盛也縣之不得於郡而有志之士慨於澤之
難究功之難成其已久矣君之所遇可不爲幸與爲令
者之於上其自爲有未至則幸與不幸之論不得施於
其間惟其自處至矣而不得於上然後可以致憾於所

遇今君之所遇若此故予於其僚之來請文而特論其所處之至以明其所遇之幸而徵君之美蓋亦君之志也是爲序

贈二尹晴厓張君獎勵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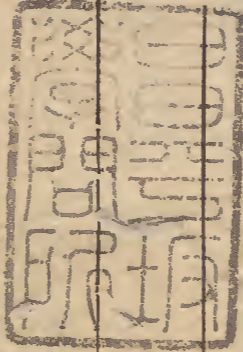
流品之論豈足以定任官之法而盡人才之用哉雍容端拱資談辨以養華貴其論固足以行矣綜實課效使功能與位分相稱則登冗錄而抱不遇之嘆者豈少哉積習相沿久不能變豈不以是法誠不足以盡才而得之者固十七八矣循易守之法以格少失之才雖知其不遇而亦莫之如何胥史他途之士所以絕望於今世

也名相列卿良牧賢守宰如蕭黃張趙韓尹之儔載於前史不可勝紀賤如虎圈嗇夫代刑獄錢穀之對甚悉至使絳侯內慚自退丙相見爲憂邊思職越廷臣受褒實以易置近邊不任守長之策非嘔箇小吏發之慮不及是何佐史之才之多也漢事猶云遠耳地閥品望相高矜美長誇至陳隋之際極矣孫伏伽張玄素猶得顯於唐今之循守格法者胡不取前事觀之縱未能破折拘繳以盡天下之長惟稍加甄敘於其間所謂失之十二者拔其尤異而用焉使斯途之任猶有蹊入康莊並步疾驅之望不至錮爲小徑榛蕪茅塞如近世格法

之甚於以責功興事其補豈小哉將樂丞張君發身書
佐限以品目固流外之名籍也其辨敏蕭給通練世務
濟以聞見之該習詞采之敷潤則吳下佳士也在邑磨
淬自奮曰昔人所謂丞不負予猶以士籍居之者况予
居此又何負哉可苟然頽冗以負丞乎孜孜旦夕條悉
職事所宜舉不一遺失雖力去惰屈之習亦不敢爲亢
厲矯異少踰禮分值邑令缺以君攝之則悉令之職而
舉其事若已所職不幸攝而過有所爲亦不玩攝而偷
焉不爲也邑人始固疑君未必能其官及睹其出政之
善持身之謹懽然悅之加以嚴畏其爲士者莫不爲君

傾盡其所業之美而安意以君爲長也當路器其才甚
然所爲盡其用者又徒使之隨計入奏將異物之貢於
闕庭得不負算召譴而已其奔走道路之勞頓謁候閭
闔之微密有人所不能堪者中丞阮公特下檄書敘能
第勤以示褒勸而邑之羣士致其邑長張君二溪之意
來徵予文以爲君榮聞君從事於今太傅都督陸東湖
公之左右尤以才見寵陸公掌國環列寔兼心膂股肱
之寄文武忠孝克對上帝而勲名盈宇宙義得薦揚幽
側顧使君爲丞豈抑畏引避之過耶君又將上計入京
師陸公必不使之還爲丞矣君其將如孫伏伽張玄素

之所遭乎未可知也然玄素以太宗廷詰其為刑部令
史時事至啣愧不自勝而伏伽對人輒言舊事絕不為
隱二人皆名臣而孫之坦露視張所處為優矣君如得
志為伏伽之不忤則彌佳耳予重張令之請而嘉羣士
之意序以歸之俾書以為君贈



遵巖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